# 新學僞經考

# 新學僞經考卷三上

## 漢書藝文志辨僞第三上

按劉歆僞撰古經由於揔校書之任故得託名中書恣其竄亂東漢主張古學若賈逵班固馬融張衡許慎之倫皆校書東觀者其守古學彌篤蓋皆親見中古文經故惑之彌甚通學之徒皆已服膺其風滅天下力固宜然故原僞經所能創考古學所以行皆由七略也漢書爲歆所作人不盡知藝文志即七略原文人皆知之今將藝文志之六藝略條辨於先則歆之僞盡見

矣

昔仲尼沒而微言絶七十子喪而大義乖故春秋分爲五詩分爲四易有數家之傳戰國從衡眞僞分爭諸子之言紛然殽亂至秦患之乃燔滅文章以愚黔首漢興改秦之敗大收篇籍廣開獻書之路迄孝武世書缺簡脫禮壞樂崩聖上喟然而稱曰朕甚閔焉於是建藏書之策置寫書之官下及諸子傳說皆充祕府至成帝時以書頗散亡使謁者陳農求遺書於天下詔光祿大夫劉向校經傳諸子詩賦步兵校尉任宏校兵書太史令尹咸校數術侍醫李柱國校方

技每一書已向輒條其篇目撮其旨意錄而奏之會向卒哀帝復使向子侍中奉車都尉歆卒父業歆於是總羣書而奏其七略故有輯略有六藝略有諸子略有詩賦略有兵書略有術數略有方技略今刪其要以備篇籍

按七略之出於劉歆此爲明條六藝略爲歆專職以承父向校經傳諸子詩賦也故尤得恣其改亂顛倒五經也秦火雖焚而六經無恙博士之職不改孔氏世世不絕諸儒師師相受微言大義至今具存以爲乖絕及書缺簡脫禮壞樂崩皆歆邪說

攻今學眞經而創古學僞經也且所謂微言大義即孔子改制之學也申公轅固生韓嬰伏生高堂生田何胡毋生董仲舒四百年傳之不絕自歆僞經出託之周公而後孔子之微言大義乃乖絕實乖絕於歆也春秋有公穀而無左氏更無鄒夾詩有齊魯韓而無毛氏易出於田何施孟梁邱起於宣帝後戰國前安有數家之傳敍仲尼七十子後即以己僞撰之經入之以塗學者耳目首倡秦焚而書簡缺言絕而諸家爭學學者開卷誦之習熟彌滿胸臆此所以豐蔀二千年而莫之解也劉向所

撮錄大率爲歆所改今以劉向新序說苑列女傳校之說皆不同知七略中無向說矣其云迄孝武世書缺簡脫禮壞樂崩聖上喟然而稱曰朕甚閔焉移太常書并以書缺簡脫四字誣爲詔書考史記漢書儒林傳皆載武帝制祇有禮廢樂崩朕甚愍焉八字蓋博士具官未有進者六藝之學朝廷未重故以爲禮廢樂崩非謂書有缺脫也儒林傳制詔元文既無此語則書缺簡脫四字爲歆增加以證佐僞經之說明甚劉歆僞撰古文既妄以傳授源流强誣古人並誣其父又誣其君無忌憚之

小人亦至此乎按古今揔校書之任者皆有大權能主張學術移易是非竄亂古書先徵之今　國朝四庫全書揔目提要羣書紀昀主之算法則戴震主之而四元玉鑑爲中國算學最精之術戴震於測圓海鏡提要云按立天元一法見於宋秦九韶九章大衍數中厥後授時草及四元玉鑑等書皆屢見之則戴震必見其書而乃不爲著錄蓋欲獨擅其術也提要之及其目者乃其不覺流露不及校刪者耳紀昀力攻朱子述董亭復繁露園集之野言譏名臣言行錄不載劉元城者數條其他主張雜學所以攻宋儒

者無不至後生多爲所惑近世氣節壞學術蕪大抵紀昀之罪也校書者心術若壞何所不至幸生當　國家明盛羣書畢備故不至大爲竄亂若劉歆挾名父之傳當新莽之變前與校書之任後總國師之權加漢世書籍皆在竹帛中繁重學者不從大師無所受讀不如後世刻本流行挾巨金而之市則細截萬卷羣書咸備也若中祕之藏自非馬遷之爲太史則班嗣之祈賜書揚雄之能借讀庶或見之自餘學者無由竊見故歆總其事得以恣其私意處處竄入當時諸儒雖不荅師丹公

孫祿雖奏劾然天下後世則皆為所豐蔀而無由見日矣孔子大經不亡於秦政之燒書而亂於新歆之校書豈不痛哉王允謂不可令佞臣執筆若校書之權任尤先聖大道所寄豈可使佞人為之哉徒以二千年經學乖謬有若聚訟窮年而搜研竟何白首不能辨厥要歸科罪劉歆猶未當其獄也

易經十二篇施孟梁邱三家 師古曰上下經及十翼故十二篇

易傳周氏二篇 字王孫也

服氏二篇 師古曰劉向別錄云服氏齊人號服光

楊氏二篇 名何字叔元菑川人

蔡公二篇 衞人事周王孫

韓氏二篇 名嬰

王氏二篇 名同

丁氏八篇 名寬字子襄梁人也

古五子十八篇 自甲子至壬子說易陰陽

淮南道訓二篇 淮南王安聘明易者九人號九師說

古雜八十篇雜災異三十五篇神輸五篇圖一 師古曰劉向別錄云神輸者王道失則災害生得則四海輸之祥瑞

孟氏京房十一篇災異孟氏京房六十六篇五鹿充

宗略說三篇京氏段嘉十二篇蘇氏曰東海人爲博士晉灼曰儒林不見師古曰蘇說是也嘉即京房所從受易者也見儒林傳及劉向別錄

章句施孟梁邱氏各二篇

凡易十三家二百九十四篇

易曰伏犧氏仰觀象於天俯觀法於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於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至於殷周之際紂在上位逆天暴物文王以諸侯順命而行道天人之占可得而效於是重易六爻作上下篇孔氏爲之彖象繫辭文言序卦之屬十篇故曰易道深矣人更三聖世歷

三古及秦燔書而易爲筮卜之事傳者不絕漢興田何傳之訖於宣元有施孟梁邱京氏列於學官而民間有費高二家之說劉向以中古文易經校施孟梁邱經或脫去無咎悔亡唯費氏經與古文同

按易學爲歆亂僞之說有三而京焦之說不與焉其一文王但重六爻無作上下篇之事以爲周公之作更其後也其二易但有上下二篇無十篇之說以爲孔子作十翼固其妄也其三易有施孟梁邱並出田何後有京氏爲異然皆今文之說無費氏易至有高氏益支離也今分辨於下

史記周本紀西伯蓋即位五十年其囚羑里蓋益易之八卦爲六十四卦日者傳周文王演三百八十四爻法言問神篇易始八卦而文王六十四其益可知也問明篇文王淵懿也重易六爻不亦淵乎漢書楊雄傳文王以諸侯順命而行道於是重易六爻此皆西漢前說辭之未著若何而有上下之篇殊令人不可通曉考馬融陸績之說皆以爲文王作卦辭周公作爻辭見周易正義一此必有所受志云文王重六爻蓋未敢驟改西漢舊說以駭觀聽而又云作上下篇則是明以爲文王作卦辭矣其辭

閃爍所謂誣善之人其辭游也其辨詳經典釋文糾謬此志敍周王孫服光楊何蔡公韓嬰王同諸易先師傳皆二篇章句施孟梁邱氏各二篇然則易之卦辭爻辭彖辭象辭皆合以其簡帙繁重分爲上下二篇史遷太史公自序稱繫辭爲易大傳蓋繫辭有子曰則非出孔子手筆但爲孔門弟子所作商瞿之徒所傳授故太史談不以爲經而以爲傳也至說卦序卦雜卦三篇隋志以爲後得蓋本論衡正說篇河內後得逸易之事法言問神篇易損其一也雖惷知闕焉則西漢前易無說卦可

知偽雖王充嘗見西漢博士舊本故知之說卦與孟京卦氣圖合其出漢時僞託無疑序卦膚淺雜卦則言訓詁此則歆所僞竄幷非河內所出宋葉適嘗攻序卦雜卦爲後人僞作矣習學記言歆既僞序卦雜卦二篇爲西漢人所未見又於儒林傳云費直徒以彖象繫辭十篇文言解說上下經此去孔氏爲之彖象繫辭文言序卦之屬十篇又敍易經十二篇而託之爲施孟梁邱三家又於史記孔子世家竄入孔子晩而喜易序彖繫象說卦文言頗倒脫亂學者傳習熟於心目無人明其僞竄矣諸

家引孟京注間有及說卦序卦雜卦者如非竄亂之條即爲後人附益之語猶左傳正義一引嚴氏春秋有孔子與左邱明觀書邱明爲傳之事耳不足據也夫易爲未經焚燒之書猶可託僞而人無疑之者況他經哉然則天下人之被欺固易易耳若非藉馬遷王充之說孔子之易幾無復發明之日亦危矣哉

按西漢但有施孟梁邱京氏易費氏高氏䆗出於哀平之世西漢諸儒無見之者傳之者王璜即傳徐敖古文尚書之人其爲歆所假僞付囑至易見

也其云唯費氏經與古文同亦僞託也務借以尊
費氏而已漢志中葉經業至盛人用其私多思僞
撰故易則有焦京趙賓以陰陽災變爲易書則有
泰誓張霸百兩篇禮則有方士明堂諸說蓋作僞
者已多劉歆之僞古文發源於左氏成於周官徧
僞諸經爲之佐證獨闕於易遂勦焦京之緒餘而
變其面目故曰長於卦筮又曰亡章句徒以彖象
繫辭十篇文言解說上下經蓋歆以餘力爲之湊
成諸經古文耳後漢書儒林傳陳元鄭衆皆傳費
氏易其後馬融亦爲其傳融授鄭玄玄作易注荀

爽又作易傳自是費氏興經典釋文序錄曰永嘉之亂施氏梁邱之易亡孟京費之易人無傳者馬鄭之易即費氏易安得謂費無傳陸氏之說不足爲據也是後漢末皆費氏學而釋文有費直章句四卷豈後人所傳益歟然既曰興又曰人無傳者則必有說今自馬融鄭玄荀爽虞翻及王輔嗣注皆費氏說三國志虞翻傳注載翻奏曰臣聞六經之始莫大陰陽是故六經首易之說也臣高祖父少治孟氏易至臣五世前人通講多玩章句雖有秘說於經疏闊是翻棄師法之微也翻傳又載翻國語訓注是翻蓋治古學者蓋馬鄭之後費學大行學者無不在其籠中爲其學者又人人異論荀爽既殊於馬鄭翻又異於鄭荀要之皆費氏之說翻自言孟氏則今之易亦歆僞學也嗚呼後世蓋假借之辭耳

六學皆歆之說孔子之道於是一變蓋二千年矣儒林傳言高相亦亡章句專說陰陽災異蓋歆別有五行傳之學溢而爲此傳又云自言出於丁將軍猶毛詩自謂子夏所傳耳亦猶春秋之故爲鄒氏夾氏以影射耳亦歆所爲也唯歆斥孟京之僞詳漢書儒林傳辨僞

尚書古文經四十六卷爲五十七篇師古曰孔安國書序云凡五十九篇爲四十六卷承詔作傳引序各冠其篇首定五十八篇鄭玄敍贊云後又亡其一篇故五十七

經二十九卷大小夏侯二家歐陽經三十二卷師古曰此二十九卷伏生傳授者

傳四十一篇

歐陽章句三十一卷

大小夏侯章句各二十九卷

大小夏侯解故二十九卷

歐陽說義二篇

劉向五行傳記十一卷

許商五行傳記一篇

周書七十一篇周史記師古曰劉向云周時誥誓號令也蓋孔子所論百篇之餘也今之存者四十五篇矣

議奏四十二篇宣帝時石渠論韋昭曰閣名也於此論書

凡書九家四百一十二篇入劉向稽疑一篇師古曰此凡言入者謂七略之外

班氏新入之也其
云出者與此同

易曰河出圖雒出書聖人則之故書之所起遠矣至孔子纂焉上斷於堯下訖於秦凡百篇而為之序言其作意秦燔書禁學濟南伏生獨壁藏之漢興亡失求得二十九篇以教齊魯之間訖孝宣世有歐陽大小夏侯氏立於學官古文尚書者出於孔子壁中武帝末魯共王壞孔子宅欲以廣其宮而得古文尚書及禮記論語孝經凡數十篇皆古字也共王往入其宅聞鼓琴瑟鐘磬之音於是懼乃止不壞孔安國者孔子後也悉得其書以考二十九篇得多十六篇安

國獻之遭巫蠱事未列於學官劉向以中古文校歐陽大小夏侯三家經文酒誥脫簡一召誥脫簡二率簡二十五字者脫亦二十五字簡二十二字者脫亦二十二字文字異者七百有餘脫字數十書者古之號令號令於衆其言不立具則聽受施行者弗曉古文讀應爾雅故解古今語而可知也

按伏生所傳二十八篇伏生故秦博士秦焚書非博士所職悉焚則博士所職不焚然則伏生之書爲孔子所傳之全經確矣博士以尚書爲備以其傳授有緒故比之二十八宿也歐陽大小夏侯傳

今文者無異辭而史漢儒林傳皆云伏生求其書獨得二十九篇者隋志引論衡以爲河内女子得泰誓一篇劉歆移太常書所謂泰誓後得博士集而讀之故經二十九卷大小夏侯章句各二十九卷大小夏侯解故二十九篇皆緣博士合泰誓於經中分二十八篇數之故爲二十九也歆欲以古文亂今學故云凡百篇而爲之序秦燔書禁學漢興亡失求得二十九篇明書之不備所以便其作僞也歆不明白言之又竄之於史記儒林傳以惑人以便於作僞而人不驚之也書序之僞别詳書

序辨偽中今不詳

辟中古文之事其偽凡十秦雖焚書而六經不缺孔氏遺書藏於廟中世世不絕諸儒以時習之篆與籀文相承無從有古文孔襄爲孝惠博士孔忠孔武並爲博士亦無從突出於共王之手其偽一按史記魯共王世家無壞孔子宅得古文經事史遷講業齊魯之都加性好奇若有之必詳述之其偽二共王以景帝前二年即位二十八年薨爲武帝元朔元年乃武帝初年志云武帝末其偽三自元朔元年至征和二年巫蠱事起凡三十六年武

帝崇獎經學搜訪遺書安國何爲遲數十年致消

巫蠱之時且安國蚤卒何得至征和時遇巫蠱閻

若璩古文尚書疏證據荀悅漢紀安國家獻之然

既獻之何以武帝久不立歐陽氏不一言之或據

外戚陳皇后傳元光五年女子楚服等坐爲皇后

巫蠱祠祭祝詛大逆無道相連及誅者三百餘人

其時安國正爲博士然此後都尉朝等仍可請何

不見也其僞四河間獻王亦得古文書天下遺文

古事靡不畢集太史公何以史遷不見又此本何

傳與共王出孰先後本孰同異增多幾何何以志

不敘及豈有亡失之餘遺書間出而篇簡文字不謀而合之理其爲僞造即此已明其僞五孔安國以今文字讀古文縱有辟中書安國亦僅識二十九篇耳若何而知爲多十餘篇其僞六兒寬受業於安國歐陽大小夏侯學皆出於寬則皆安國之傳也司馬遷亦從安國問故則使確有古文確多十六篇歐陽大小夏侯皆傳之則今古文實無異本矣儒林傳云遷書載堯典禹貢洪範微子金縢諸篇多古文說凡此皆今文篇無一增多篇者所異者乃安國古文說耳然古文所異在字安國仍

讀以今文更無說也即安國確有其說亦與兒寬同傳且今考史遷載堯典諸篇說實皆今文以爲古文者妄其僞七安國爲得古文之人爲歐陽大小夏侯之本師經應全同何以有脫簡三脫字數十文字異者七百有餘其僞八歐陽大小夏侯既傳安國學則亦傳古文學何以無此十六篇而都尉朝膠東庸生獨有之其僞九安國傳書至龔勝者八傳至孔光者五傳至趙玄者七傳（詳漢書儒林傳辨僞）以今學經八傳而至勝古學經三傳而至胡常即當哀平世矣何相去之遠乎其僞十比附觀之蓋

不待辯之窮而其僞已露矣武進劉逢祿曰尚書今古文集解馬融書傳序稱逸十六篇絕無師說即史記云逸書得十餘篇劉歆云逸書有十六篇其義載其目云舜典一汩作二九共九篇十一大禹謨十二棄稷十三五子之歌十四允征十五湯誥十六咸有一德十七典寶十八伊訓十九肆命二十原命二十一武成二十二旅獒二十三冏命二十四九共九篇共卷故十六篇蓋此十六篇亦逸周書之類未必出於孔壁劉歆輩增設之以抑今文博士耳東漢初治古文者衛賈諸子皆不爲注說故

遂亡佚要之據舜典臯陶謨序讀之則典謨皆完備逸書別有舜典大禹謨棄稷必歆等之僞也劉氏已能發歆之僞矣然猶以爲亦逸周書之類未必出於孔壁則仍爲歆所誤也漢書律厤志全用劉歆三統厤其引武成以逸周書考之即世俘解也世俘解云維四月乙未日武王成辟四方通殷命有國此敘以武成命篇之意次云唯一月丙午志作壬辰旁生志作死魄若翼志作翌下同日丁未志作癸巳王乃步自於周征伐商王紂志作武王乃朝步自周於征伐紂漢志同又云越志作粤下同若來二志作三月既死魄越五日甲

子朝至接於商則志無此六字咸劉商王紂漢志同又云時志作唯四月既旁生魄越六日庚戌武王朝至志無此二字燎於周志下有廟字漢志同又云若志無此字翼日辛亥祀於志下有天字位用籥於天位志無此何越五日乙卯武王志無此二字乃以庶國祀馘於周廟漢志同共爲歆竊取以爲武成無疑鄭康成以爲建武之際亡見正義意歆以出於逸周書太顯又從而匿之邪若此篇劉逢祿以爲亦逸周書之類宜也若舜典者書序乃有之伏生史記並爲堯典一篇無二篇之説陸氏經典釋文云元帝時豫章內史梅賾奏

上孔傳古文尚書亡舜典一篇購不能得乃取王肅注堯典從愼徽五典以下分爲舜典篇以續之齊明帝建武中吳興姚方興采馬王之注造孔傳舜典一篇云於大航頭買得上之梁武時爲博士議曰孔序稱伏生誤合五篇皆文相承接所以致誤舜典首有曰若稽古伏生雖昏耄何容合之遂不行用梁武之言雖證方興之非眞實明伏本之不誤計歆所僞當別有一篇序云虞舜側微堯聞之聰明將使嗣位歷試諸難作舜典仍今堯典之義趙岐孟子注云孟子諸所言舜事皆舜典及逸

書所載意者歆竊孟子而爲之然宋書禮志載高堂隆引書曰若稽古帝舜曰重華建皇授政改朔此必歆所僞者至於湯誥竊於殷本紀推此爲例則十六篇皆歆所偷竊僞造至明也其偁林傳都尉朝膠東庸生胡常徐敖王璜塗惲桑欽傳學姓名率皆僞撰又以胡常傳左氏春秋徐敖傳毛詩王璜傳費氏易僞經師傳授受皆此數人然云王莽時諸學皆立劉歆爲國師璜惲等皆貴顯其爲歆所授意易見矣要而論之安國傳業於兒寬歐陽大小夏侯出於寬其門徒星羅雲布於漢世而

未聞古文十六篇之異說歆移文謂庸生學同古文隋志謂安國私傳其業於都尉朝何朝庸生之幸而竟與司馬遷之不幸邪考其源流殆不值一噱也

尚書古文經四十六卷經二十九卷經者即伏生二十八篇幷後得泰誓之本古文經四十六卷二十九卷外幷得多十六篇計之尚缺一卷必合序數之乃足然則序與十六篇同出無疑歐陽大小夏侯皆不言序後漢古文大行注尚書者遂皆注序則序出於歆之偽古文明矣詳書序辨偽或曰

歆僞書禮禮記周官左氏春秋論語孝經皆古文毛詩費氏易亦古文凡後世號稱爲經者皆歆僞經變亂先聖之典文惑易後儒之耳目其罪固不勝誅矣歆所僞爲古文者固不足信凡史漢所號爲古文者舉皆歆所竄亂附乎應之曰漢書爲歆撰不復據史記所稱如太史公自序年十歲則誦古文十二諸侯年表表見春秋國語學者所譏盛衰大指著於篇爲成學治古文者要刪焉之類或多竄附者也其託之古文者以西漢末金石之學大盛張敞之後若楊雄等皆好之楊雄多識奇字侯

芭劉棻等多從問之後漢書桓譚傳言譚尤好古學數從劉歆楊雄辨析疑異杜林傳言得漆書古文尚書一卷雖遭艱困握持不離身班固亦繼楊雄續蒼頡其時雅才尚古可見矣蓋承平既久鼎彝漸出始而搜羅繼而作僞好古之風氣皆然古董之餘必生贋鼎京師市賈能作僞碑僞蹟林下才士亦作僞字僞文是故岣嶁禹碑出自用修之手荅蘇武書祇爲齊梁之文他若孝經孔傳劉炫所爲子貢詩傳豐坊所僞大衍斷字日本考文日出不窮更僕難數以近世之風推漢時之俗僞篇

百兩張霸爲先驅改定蘭臺行貨爲後起歆既好奇字又任校書深窺此言藉作奸邪乃造作文字僞造鍾鼎託之三代傳之後世徵應既多傳授自廣以奇字而欺人借古文爲影射左氏春秋乃其竄僞之始共王壞壁肆其烏有之辭見傳記有引未修之書篇託爲逸書以藏身窺士禮之不逹於天子僞造逸禮以創制遭逢莽篡適典文章內獎闇干以成其富貴之謀外藉威柄以行其矯僞之學上承名父之業加以絕人之才故能徧僞諸經旁及天文圖讖鍾律月令兵法莫不僞竄作爲爾

雅八體六技之書以及鍾鼎以輔其古文之體於是學者咸惑豐部千年皆古文之爲也其云古文讀應爾雅故解古今語而可知此歆由僞字而造僞訓詁之由其詳見下文此不詳若王肅之僞古文則劉歆之重儓張霸之螟蛉近人多能言之今但明其出於王肅他不詳

詩經二十八卷魯齊韓三家 應劭曰申公作魯詩后倉作齊詩韓嬰作韓詩

魯故二十五卷 師古曰故者通其指義也他皆類此今流俗毛詩改故訓傳爲詁字失真耳

魯說二十八卷

齊后氏故二十卷

齊孫氏故二十七卷

齊后氏傳三十九卷

齊孫氏傳二十八卷

齊雜記十八卷

韓故三十六卷

韓內傳四卷

韓外傳六卷

韓說四十一卷

毛詩二十九卷

毛詩故訓傳三十卷

凡詩六家四百一十六卷

書曰詩言志歌詠言故哀樂之心感而歌詠之聲發誦其言謂之詩詠其聲謂之歌故古有采詩之官王者所以觀風俗知得失自考正也孔子純取周詩上采殷下取魯凡三百五篇遭秦而全者以其諷誦不獨在竹帛故也漢興魯申公爲詩訓故而齊轅固燕韓生皆爲之傳或取春秋采雜說咸非其本義與不得已魯最爲近之三家皆列於學官又有毛公之學自謂子夏所傳而河間獻王好之未得立

按三家之傳源流深遠申公爲孫卿再傳弟子轅
固生當景帝時已九十餘則漢興時年已三
十餘矣韓嬰孝文時已爲博士則亦先秦之遺老
去七十子淵源不遠且儒林傳稱韓詩其語頗與
齊魯間殊然其歸一也則三家之義無殊且匡徒
三家詩凡今文博士之說皆同詩終三頌以周頌
魯頌商頌終之正與孔子作春秋據魯親周故宋
之義合然則取春秋乃三家詩傳孔學之正派子
夏以禮後悟詩子貢以切磋悟詩孟子言憂心悄
悄慍於羣小孔子也坊記中庸表記緇衣大學孔

門之言詩皆采雜說以爲非本義誰得而正之三家譜系至詳說義歸一未有言毛詩者至平帝王莽時乃突出志云又有毛公之學自謂子夏所傳託之自謂不詳其本師其僞一經典釋文序錄引徐整云三國吳人子夏授高行子高行子授薛倉子薛倉子授帛妙子帛妙子授河間人大毛公毛公爲詩故訓傳於家以授趙人小毛公小毛公爲河間獻王博士一云此見陸璣毛詩草木鳥獸蟲魚疏亦三國吳人子夏傳魯申申傳魏人李克克傳魯人孟仲子孟仲子傳根牟子根牟子傳趙人孫卿子孫卿子傳魯人大毛

公自東漢後毛詩蓋盛行而徐整陸璣述傳授源流支派姓名無一同者一以爲出於孫卿一以爲不出於孫卿當三國時尚無定論則支派不淸其僞二同一大毛公一以爲河閒人一以爲魯人則本師籍貫無稽其僞三漢書但稱毛公不著大毛公小毛公之別不以爲二人鄭玄毛詩周南正義引鄭譜魯人大毛公爲訓詁傳於其家河閒獻王得而獻之以小毛公爲博士徐整陸璣以大毛公小毛公別爲二人劉班不知鄭徐陸生後二百年何從知之則本師歧亂其僞四儒林傳云毛公趙人也治詩爲河閒獻王博士授同國貫長卿長

卿授解延年延年爲阿武令授徐敖敖授九江陳俠爲王莽講學大夫傳又言敖以古文尚書授王璜塗惲莽時歆爲國師皆貴顯考子夏少孔子四十四歲見史記仲尼弟子傳孔子卒年至魏文侯元年凡五十七年子夏已八十六歲自魏文侯元年下至漢景帝二年河間獻王元年凡二百六十九年自河間獻王元年下至王莽居攝元年凡一百六十年則自子夏退居西河至莽時凡四百二十九年如徐整說子夏五傳至小毛公又三傳至徐敖凡八傳當莽世矣以儒林傳考之魯詩申公一傳免中

徐公許生再傳王式三傳張生四傳張游卿以詩授元帝仍當宣帝時也游卿門人許晏尚有二三傳乃至莽世則已七八傳矣齊詩轅固生一傳夏侯始昌再傳后倉三傳匡衡四傳滿昌五傳張邯皮容韓詩亦五傳至張就髮福而伏生尚書六傳爲林尊七傳爲歐陽地餘論石渠猶當宣帝世林尊再傳爲龔勝鮑宣上距伏生凡八傳矣商瞿傳易至丁寬已七傳至施孟梁邱已九傳矣詩書自漢初至西漢末已八傳而毛詩自子夏至西漢末僅八傳易自商瞿至漢初已七傳而毛詩自子夏

至西漢末亦僅八傳豈足信也若如陸璣說自孫卿至徐敖凡五傳闕三百年亦不足信也且魯詩出於孫卿若源流合一則今荀子諸詩說何以與毛不同傳授與年代不符其僞五史記無毛詩漢書有毛公而無名鄭元徐整以毛公有大小二人而亦無名陸璣疏從漢書儒林傳以爲毛亨毛萇矣夫劉班鄭徐之不知吳宋人如何知之襲僞成眞歧中又歧如公羊穀梁本無名字（公羊穀梁音相近蓋卜商之音譌二書有口說無竹帛故傳譌）而公羊忽名高穀梁忽名赤名俶載若踵事增華習久成眞遂以爲有先生竊于

年兩廡之祀韓退之曰偶然喚作木居士便有無窮求福人此與伍子胥爲伍髭鬚杜拾遺爲杜十姨何以異夫從祀大典以親傳詩禮之大儒荀卿猶不得預而妄人僞託杜撰之名字乃得謬厠其間非徒可笑亦可駭矣名字妄增其僞六河間獻王無得毛詩立博士事以史記獻王世家爲據則竄亂依託其僞七詳見河間獻王傳辨僞其他以風小雅大雅頌爲四始與韓詩外傳及史記關雎爲風始鹿鳴爲小雅始文王爲大雅始淸廟爲頌始不同其僞八編詩移檜於陳後移王於衛後與韓詩王在

幽後檜在鄭前不同據正義述鄭譜鄭用韓詩說也其僞九以商頌爲商之遺詩與三家詩以爲正考父美宋襄之說不同樂記肆直而慈愛者宜歌商鄭注商宋詩也左傳哀九年不利子商杜注子商宋也二十四年孝惠取於商杜注商宋也國語吳王夫差闕爲深溝於商魯之間韋注商宋也逸周書王會解堂下之左商公夏公立焉莊子韓非子均有商太宰與孔子莊子同時此皆以宋爲商之證魯定公諱宋故孔子定詩改宋爲商史記宋世家襄公之時其大夫正考父美之作商頌法言學行篇正考甫

皆腧尹吉甫矣公子奚斯皆腧正考甫矣凡西漢以前從無異說毛詩妄爲異論其僞十蓋三頌者孔子寓王魯新周故宋之義毛詩以爲商先世之詩則微言亡其僞十一史記孔子世家稱三百五篇王式稱臣以三百五篇諫見儒林傳志亦云孔子純取周詩上采殷下取魯凡三百五篇三家說皆同而毛詩多笙詩六篇則篇目增多其僞十二他如漢廣德廣所及白華孝子之潔白崇邱萬物得極其高大雨無正衆多如雨而非所以爲正之等率皆望文生義絕無事實則空辭敷衍其僞十三若

小雅自節南山以下四十四篇皆爲刺幽王之詩刺幽王何其多而諸王何絕無一篇也已與三家大異楚茨等篇爲祭祀樂歌而亦以爲刺幽王朱子已先疑之其僞十四詩本樂章孔子曰吾自衛反魯而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正樂即正詩也故有燕享祭祀之禮於是作雅頌以爲燕享祭祀之樂章有夫婦之禮即有房中之樂於是作關雎鵲巢諸詩以爲樂章此外變風變雅采於民者則非樂章即二南之汝墳甘棠行露殷其靁豳之破斧伐柯頌之閔予小子訪落敬之小毖皆因事而作

不爲樂章然亦皆入樂者也儀禮燕鄉賔射皆於升歌笙間合樂之後工告正歌備乃繼之以無算爵亂之以無算樂夫無算云者或間或合盡懽而止鄉飲鄉射皆於明日息司正曰鄉樂唯欲則二南自首三篇外可隨意歌之此無算樂之散歌散樂一也自賔祭用樂之外古者以樂侑食故魯樂工有亞飯三飯四飯也至於工以納言時而颺之師箴瞍賦矇誦大夫彈弦諷諫國史采衆詩授矇瞍使歌之以風其上詩大序疏大戴禮保傅篇云宴樂雅頌逆序此工歌之散歌散樂也史記孔子世家

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荀子言詩三百篇中聲所止墨子言儒者誦詩三百弦詩三百歌詩三百舞詩三百又莊子稱曾子歌商頌此國子絃歌之散歌散樂也故季札觀樂爲之徧歌風雅頌尤爲全詩入樂之證毛於小雅楚茨諸篇及大雅諸詩皆以空衍不能言其爲樂章即如斯干爲考室樂章鄭箋謂築宮廟羣寢既成而釁歌斯干以落之雲漢爲雩祭樂章賈公彥謂邦有大裁則歌哭而請雲漢之詩是也晉魏時大雩祈旱皆歌雲漢之章漢時雅樂可歌者八篇變風之伐檀變雅之白

駒在焉尤可見詩皆入樂之證自毛不能詳其義於是詩有入樂不入之訟程大昌陳暘謂二南雅頌爲樂詩諸國爲徒詩陳啓源爲回護毛序之故至謂古人詩樂分爲二教斥後儒舍詩徵樂爲異古人詩敎之指是以護毛故顯悖孔子正樂而雅頌得所之義又與季札觀樂而偏歌風雅相違其僞十五其他說義徵禮與今文顯悖者凡百千條詳毛詩僞證今不著其云河間獻王好之者以爲旁證皆歆竄附之僞說也然移文博士不敢稱之而僅著於七略其僞易雜卦及費氏章句并不敢

著於七略而僅以傳之其徒心勞日拙之情亦可見矣

禮古經五十六卷經七十篇 后氏戴氏 記百三十一篇 七十子後學者所記也 明堂陰陽三十三篇 古明堂之遺事 王史氏二十一篇 七十子後學者師古曰劉向別錄云六國時人也 曲臺后倉九篇

中庸說二篇 師古曰今禮記有中庸一篇亦非本禮經蓋此之流

明堂陰陽說五篇

周官經六篇 王莽時劉歆置博士師古曰即今之周官禮也

周官傳四篇

軍禮司馬法百五十五篇

古封禪羣祀二十二篇

封禪議對十九篇武帝時也

漢封禪羣祀三十六篇

議奏三十八篇石渠

凡禮十三家五百五十五篇入司馬法一家百五十五篇

易曰有夫婦父子君臣上下禮義有所錯而帝王質文世有損益至周曲爲之防事爲之制故曰禮經三百威儀三千及周之衰諸侯將踰法度惡其害己皆滅去其籍自孔子時而不具至秦大壞漢興魯高堂生傳士禮十七篇訖孝宣世后倉最明戴德戴聖慶

晉皆其弟子三三家立於學官禮古經者出於淹中及孔氏學七十篇文相似多三十九篇及明堂陰陽王史氏記所見多天子諸侯卿大夫之制雖不能備猶瘉倉等推士禮而致於天子之說

按禮經十七篇自西漢諸儒無以爲不全者余設四證以明之鄭玄曰傳禮者十三家唯高堂生及五傳弟子戴德戴聖名世熊氏曰五傳弟子者高堂生蕭奮孟卿后倉及戴德戴聖爲五十三家當幷數閭丘卿聞人通慶普夏侯敬徐梁橋仁楊榮七人爲十三也五傳弟子不言有闕史記正義引阮孝緒七録謂博士侍其生得十七

篇即與高堂生不同傳授而同爲十七篇無異說
證一小戴諸記本以釋經昏義曰夫禮始於冠本
於昏重於喪祭尊於朝聘和於鄉射禮運曰達於
喪祭射御冠昏朝聘又曰其行之以貨力辭讓飲
食冠昏喪祭射御朝聘二御字皆爲鄉字之誤家語達之喪祭鄉射冠昏朝聘正作鄉字樂記曰射鄉食饗所以正交接也仲尼燕居曰射鄉之禮所以仁鄉黨也昏義曰和於鄉射鄉飲酒義曰孔子曰吾觀於鄉王制以鄉爲六禮之一合觀之其爲譌誤作御無疑疏誤解爲五射五馭之義殊爲錯謬有禪說辰發揮此說最詳
仁經解則以昏統冠以
鄉統射以昏姻之禮屬夫婦以喪祭之禮屬父子
以鄉飲酒之禮屬君臣故曰朝覲之禮所以明君

臣之義也聘問之禮所以使諸侯相尊敬也喪祭之禮所以明臣子之恩也鄉飲酒之禮所以明長幼之序也昏姻之禮所以明男女之別也故昏姻之禮廢則夫婦之道苦而淫辟之罪多矣鄉飲酒之禮廢則長幼之序失而爭鬬之獄繁矣喪祭之禮廢則臣子之恩薄而倍死忘生者衆矣聘覲之禮廢則君臣之位失諸侯之行惡而倍畔侵淩之敗起矣大戴禮禮察篇略同盛德篇云凡不孝生於不仁愛也不仁愛生於喪祭之禮不明喪祭之禮所以教仁愛也致仁愛故能致喪祭死且思慕

饋養況於生而存乎故曰喪祭之禮明則民孝矣故有不孝之獄則飭喪祭之禮也凡弒上生於義不明義者所以等貴賤明尊卑貴賤有序民尊上敬長矣民尊上敬長而弒者寡有之也朝聘之禮所以明義也故有弒獄則飭朝聘之禮也凡鬬辨生於相侵淩也相侵淩生於長幼無序而教以敬讓也故有鬬辨之獄則飭鄉飲酒之禮凡淫亂生於男女無別夫婦無義昏禮享聘者所以別男女明夫婦之義也故有淫亂之獄則飭昏禮享聘也

按坊記曰君子之道辟則坊與坊民之所不足者大爲之坊民猶踰之故君子禮以坊德禮者因人

之情而爲之節文以爲民坊者也使民貧而好樂富而好禮觴酒豆肉讓而受惡而鬬辨之獄息矣則鄉飲酒之禮明也夫禮者所以章疑別微以爲民坊者也故貴賤有等朝廷有位示民有君臣之別而弑獄不作矣則聘覲之禮明也教民追孝示民不爭不貳不疑以有上下而不孝之獄罕矣則喪祭之禮明也夫禮坊民所淫章民之別使民無嫌以爲民紀者也教民無以色厚於德而淫亂之獄絕矣則昏姻之禮明也與經解盛德說相應況約以坊記表記緇衣中庸皆子思所作其說尤足據也本命又以冠昏朝聘喪祭賓主鄉飲酒軍旅爲九禮賓主即燕禮食禮相見禮軍旅則寓諸射禮王制專主教民故去朝聘爲冠昏喪祭鄉相見六禮凡戴記中八禮十七篇皆已完具證二大戴士冠禮一昏禮二士相見禮三士喪禮四既夕五士

虞禮六特牲饋食禮七少牢饋食禮八有司徹九鄉飲酒禮十鄉射禮十一燕禮十二大射儀十三聘禮十四公食大夫禮十五覲禮十六喪服十七一二三篇冠昏也四五六七八九篇喪祭也十十一十二十三篇射鄉也十四十五十六篇朝聘也喪服通乎上下且爲子夏之傳宜附於末其序與禮運全合與王制亦相合劉向別録以喪祭六篇居後而喪服移在士喪禮之前則以子夏傳亂孔子之經矣小戴次序益雜矣疑子游傳禮運於夫子十七篇之序已如是而高堂生傳之大戴此尤

明確可據證三戴記有冠義以釋士冠有昏義以釋昏禮有問喪以釋士喪有祭義祭統以釋特牲少牢有司徹有鄉飲酒義以釋鄉飲酒有射義以釋鄉射大射有燕義以釋燕食有聘義以釋聘禮有朝事以釋覲禮有四制以釋喪服無一篇出於十七篇之外證四以此證禮之爲十七篇完具無闕斷斷明鑿矣孟子曰三代之學皆所以明人倫有冠昏而夫婦別有喪祭而父子親有鄉射而長幼序有朝聘而君臣嚴夫婦別而後父子親父子親而後長幼序長幼序而後君臣嚴由閨門而鄉

黨由鄉黨而邦國朝廷不可一日廢也綱之五倫根之五性本末畢舉矣至於朋友之交則士相見爲在下之朋友食燕爲在上之朋友且禮皆具賓主則朋友之交横貫乎達道之中天下之人在是矣大傳曰親親也尊尊也長長也男女有別不得與民變革禮經之義乃所謂不得與民變革者也喪服一篇兼親親尊尊長長男女有別賅上治下治旁治而人治之大無乎不舉揔之以經人倫也自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義理浹人道備孔子所以制禮僅十七篇以教萬世者以爲内外精粗已

足也故自西漢以前未有言十七篇之闕略者也朱子修禮分家禮鄉禮學禮王朝禮文中子以冠昏喪祭爲四禮即家禮也射鄉鄉禮也朝聘邦國王朝之禮也而士相見禮則學禮寓焉其小大高卑無所不周如此或謂郊社禘嘗山川五祀兩君相見大饗王事公冠覲廟及天子諸侯昏禮祭禮孔子屢與及門言之或雜見經記中中庸稱經禮三百威儀三千疑若不止十七篇然天子諸侯之禮非可下逮官司所掌典至繁重士民有老死不可得見者非可舉以教人且王禮雖重而所行者

狹大夫士庶之禮雖殺而所行者廣且哀公使孺

子悲學士喪禮於孔子則魯初無士喪禮孰羔執

雁且不知則魯無士相見禮魯爲秉禮之邦猶如

此故孟子言諸侯惡其害己而皆去其籍周室班

爵祿則如今搢紳錄之類耳其詳已不得聞史遷

謂自孔子時已不具信哉唯鄉射二禮當世通行

論語載鄉人飲酒射義載孔子射於矍相之圃而

史記言孔子卒後諸儒習鄉飲大射禮於孔子冢

上其餘冠昏喪祭朝聘由孔子周游問禮搜拾叢

殘重加整定旁皇周浹曲得其序存十七篇已爲

備矣孔子窮不得位於王禮自不能全具然已有諸記埤附其間彌縫其隙俾後王以推行之固已舉隅使反矣故十七篇斷自聖心傳爲世法而或疑三百之不完則不達於事勢情實者也禮經敘十七篇而喪服子夏先傳故大戴附之於末隋書經籍志云喪服一篇子夏先傳之諸儒多爲注解今又別行此喪服所以附末篇也

逸禮說西漢無言之者劉歆爲七略修漢書於是雜竄古文諸經於藝文志河間獻王魯共王傳中然史記河間獻王魯共王傳俱無此事其爲竄僞

易明即以後人所引禘於太廟禮王居明堂禮烝嘗禮中霤禮天子巡狩禮朝貢禮及吳氏所輯奔喪投壺遷廟釁廟公冠之類廁於十七篇之間不能相比附以常與變不相入偏與正不相襲也況如太平御覽引巡狩禮文辭不古及三皇禪云云五帝禪亭亭誕而不經而月令注及皇覽引王居明堂禮數條皆在尚書大傳第三卷洪範五行傳之中其爲劉歆剽取無疑亦猶逸書僞武成之剽世俘解其爲他篇之作僞可知或以爲多三十九篇即河間獻王所輯禮樂古事五百餘篇之文然

史遷獻王傳無之則獻王所輯之五百餘篇亦歆之僞文所謂得自淹中者舉不足據歆佐莽篡位制禮作樂故多天子諸侯禮因徧僞諸經爲證故極抑十七篇以爲諸經記雖不備猶瘉倉等推士禮而致於天子之說其微恉可見凡藝文志文義無不抑今文而崇僞古平心按之皆可見也自爾之後爲歆僞說所惑咸以禮十七篇爲不備而咸惜逸禮之不存朱子曰古禮五十六篇班固時其書尚在鄭康成亦及見之注疏中多援引不知何時失之甚可惜也王伯厚曰逸禮三十九其篇名

頗見於他書若天子巡狩禮見周官內宰注朝貢禮見聘禮注烝嘗禮見射人疏中霤禮見月令注及詩泉水注王居明堂禮見月令禮器注古明堂禮見蔡邕論又奔喪疏引逸禮王制疏引逸禮云皆升合食於太祖文選注引逸禮云三皇禪云云五帝禪亭亭論衡宣帝時河內女子壞老屋又得逸禮一篇合五十七斷珪碎璧皆可寶也吳草廬曰三十九篇唐初猶存諸儒曾不以爲意遂至於亡惜哉凡此諸儒猶爲歆所大惑於是人人視十七篇爲殘闕不完之書唐定正義孔沖遠自疏禮

記使門人賈公彥疏儀禮已自輕之自宋明後遂廢禮經不以試士天下上人於是無復誦習者顛倒悖謬率天下而侮聖黜經遂千年矣劉歆之罪可勝誅哉以其所託甚古故淆亂二千年學者之耳目莠言之亂可畏矣乎

按六經皆孔子所作詩三百五篇書二十八篇禮十七篇易上下二篇春秋十一篇樂在於聲其制存於禮其章存於詩無文辭是爲六經稟於聖制尊無與上者易之繫辭禮喪服傳附經最早然史記稱繫辭爲傳喪服亦有傳亦弟子所推補也自

六經而外皆七十子後學所記各述所聞或獨撰一書或合述一書與經別行統名曰傳凡儒家言皆是猶內典佛說者爲經菩薩說者爲律論也雖以論語紀孔子言以非孔子所撰亦名爲傳但諸所說雖宗師仲尼亦各明一經之義如五帝德帝繫姓文王世子武王踐阼爲書作記者也繫辭易本命爲易作記者也王制坊記爲春秋作記者也曲禮玉藻少儀郊特牲禮運禮器投壺釁廟爲禮作記者也自餘若經解大學中庸之類通論爲多蓋七十子後學記即儒家之書即論語孝經亦在

其中孔門相傳無別爲一書謂之禮記者但禮家先師剌取七十子後學記之言禮者爲一冊俾便於考據如後世之爲類書然今按儒家有子思二十三篇曾子十八篇公孫尼子二十八篇孫卿子三十三篇賈誼五十八篇禮記中如中庸采之子思曾子問及立事十篇采之曾子坊記表記緇衣采之公孫尼子三年問采之荀子保傅禮察采之賈誼則禮記純采之七十子後學可知五家先師日加附益故既采賈誼之保傅禮察公冠並采及漢孝昭帝祝辭則宣元後先師之所采者矣又並

徒采記禮者並其通論義理之大學中庸學記等篇亦刺采之漸次彙成以便學者觀覽猶易家先師之采繫辭韓詩之采外傳史遷引宰予問五帝德尚未以為禮記則出之甚後故大小戴慶氏各有去取各有附益既非孔子制作亦無關朝廷功令其篇數蓋不可考但為禮家附記之類書於中秘亦不涉焉劉歆知其然故采樂記於公孫尼子采方士明堂陰陽說而作月令明堂位隋志謂小戴四十六篇馬融增入月令明堂位樂記三篇乃為四十九篇按別錄已有三篇目則劉歆已竄附也采諸子雜說而作祭法並推附於戴氏所傳類書中

因七十子後學記而目爲禮記自此始也此云記百三十一篇釋文引周禮論序云古禮記二百四篇今幷明堂陰陽三十三篇王史氏二十一篇曲臺后倉九篇中庸說二篇明堂陰陽說五篇周官傳四篇恰當二百六篇考儒家上除內業周史六弢周政周法河間周制讕言功議七部不可知之書諸云周政周法疑歆所僞以證周官者辨見下下除徐子魯仲連以下自晏子八篇子思二十三篇曾子十八篇漆雕子十三篇宓子十六篇景子三篇世子二十一篇魏文侯六篇李克七篇公孫尼子二十八篇孟子十

一篇孫卿子三十三篇芊子十八篇甯越一篇王孫子一篇公孫固一篇李氏春秋二篇羊子四篇董子一篇俟子一篇恰二百六篇若以中庸本在記內此爲說耳不可數則記百九十篇儒家除李氏春秋二篇似竄入外實二百四篇是則二百四篇者七十子後學記原篇人所共知歆欲攻后倉士禮之闕又竊見禮經十七篇天子諸侯卿大夫之制無多乃僞造典禮以爲明堂陰陽王史氏記謂多天子諸侯卿大夫之制於是去取七十子後學及后倉記而竄明堂陰陽王史氏數十篇於其

中以實二百四篇之目而痛抑今學爲推士禮而致於天子其作僞之術情見乎辭考孔子定禮止十七篇其他則與弟子言之未及成書賴弟子推補爲多即以喪服一篇已賴子夏之傳蓋子夏所推補者其他禮記諸篇可知故倉等推禮是七十子家法孔子發其大義則高弟人人可依例推致論語所謂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不復明貴能推致也若使孔子事事爲之雖以聖人之力有所不能盡者矣歆之乘機竄僞因間竊發此如卓操之伺隙盜篡唯正名討除之而已至若釋文所云戴

德刪古禮二百四篇爲八十五篇謂之大戴禮戴聖刪大戴禮爲四十九篇是爲小戴禮後漢馬融盧植考諸家同異附戴聖篇章去其繁重及所敘略而行於世即今之禮記是也此皆古學家虛造之說不可信要之三家博士刺取禮記多寡去取各有不同今本禮記據別錄有四十九篇別錄爲歆僞撰則亦歆所定以便其竄附者盧馬考而述之者也若後漢書曹褒之傳禮記四十九篇橋仁之傳禮記四十九篇考曹褒爲慶氏學橋仁爲戴德學安得有四十九篇之說此爲僞古學僞竄無

疑其七十子後學記辨詳下

至周官經六篇則自西漢前末之見史記儒林傳河間獻王傳無之其說與公穀孟子王制今文博士皆相反莽傳所謂發得周禮以明因監故與莽所更法立制略同蓋劉歆所僞撰也歆欲附成莽業而爲此書其僞羣經乃以證周官者故歆之僞學此書爲首自臨孝存難之何休以爲戰國陰謀之書蓋漢今文家猶知之自馬鄭尊之康成以爲三禮之首自是盛行蘇綽王安石施之爲治以毒天下至乃大儒朱子亦稱爲盛水不漏非周公不

竄作爲歆所誤甚矣歆僞諸經唯周禮早爲人窺破胡五峯季本萬斯同辨之已詳姚際恒亦置之古今僞書考中矣又按賈公彥序周禮廢興引馬融傳云至孝成皇帝達才通人劉向子歆校理秘書始得列序著於錄略時衆儒以爲非是唯歆獨識其年尚幼末年乃知其周公致太平之迹弟子死喪徒有河南緱氏杜子春尚在永平之初年且九十能通其讀頗識其說鄭衆賈逵往受業焉云唯歆獨識衆儒以爲非是事理可明此爲歆作周官最易見其云向著錄者妄耳或信以爲眞出劉

向且謂訴厲周禮爲誤周公致太平之迹謂鄭君取之爲不以人廢言則受歆欺紿矣或又據史記封禪書云上與公卿諸生議封禪羣儒采封禪尚書周官王制之望祀士牛事信其出西漢前不知史記經劉歆竄亂者甚多史遷時蓋未有周官有則儒林傳必存之孝存以爲武帝知周官末世瀆亂不驗之書亦猶有誤武帝世本無周官何得有所議邪則孝存尚未知其根源也今以史記河間獻王傳及儒林傳正定之其眞僞決矣蓋歆爲僞經無事不力與今學相反揔集其成則存周官今

學全出於孔子古學皆託於周公蓋陽以周公居
攝佐莽之篡而陰以周公抑孔子之學此歆之罪
不容誅者也其本原出於管子及戴記管子五行
篇曰昔者黃帝得蚩尤而明於天道得大常而察
於地利得奢龍而辯於東方得祝融而辯於南方
得大封而辯於西方得后土而辯於北方黃帝得
六相而天地治神明至蚩尤爲當時大常爲廩者
奢龍爲土師祝融爲司徒大封爲司馬后土爲李
春者土師也夏者司徒也秋者司馬也冬者李也
爲六官所自出曲禮六大五官六府六工亦其題

也盛德篇冢宰之官以成道司徒之官以成德宗伯之官以成仁司馬之官以成聖司寇之官以成義司空之官以成禮是故天子御者太史內史左右手也六官亦六轡也天子三公合以執六官均五政齊五法以御四者故亦唯其所引而之以之道則國治以之德則國安以之仁則國和以之聖則國平以之義則國成以之禮則國定此御政之體也是故官屬不理分職不明法政不一百事失紀曰亂也亂則飭冢宰地宜不殖財物不蕃萬民飢寒教訓失道風俗淫僻百姓流亡人民散敗曰

危也危則飭司徒父子不親長幼無序君臣上下相乖曰不和也不和則飭宗伯賢能失官爵功勞失賞祿爵祿失則士卒疾怨兵弱不用曰不平也不平則飭司馬刑罰不中暴亂姦邪不勝曰不成也不成則飭司寇百度不審立事失理財物失量曰貧也貧則飭司空千乘篇云司徒典春司馬司夏司寇司秋司空司冬文王官人篇國則任貴鄉則任貞官則任長學則任師族則任宗家則任主先則任賢朝事篇則幾於全襲之數之所爲大率類是數既多見故書雅記以故規模彌密證據深

通後儒生長其下安得不爲所惑溺也

司馬法言車乘與今學不同與周官合蓋亦歆之僞書其云軍禮與周官吉凶軍賓嘉合以禮經按之禮運昏義祇有冠昏喪祭射鄉朝聘八禮王制有冠昏喪祭鄉相見六禮唯本命以冠昏朝聘喪祭賓主鄉飲酒軍旅爲九禮若非歆所自出則歆所竄入者也大戴禮多與周禮同二者必居一焉

樂記二十三篇

王禹記二十四篇

雅歌詩四篇

雅琴趙氏七篇名定勃海人宣帝時丞相魏相所奏

雅琴師氏八篇名中東海人傳言師曠後

雅琴龍氏九十九篇名德梁人師古曰劉向別錄云亦魏相所奏也與趙定俱召見待詔後拜為侍郎

凡樂六家百六十五篇出淮南劉向等琴頌七篇

易曰先王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以享祖考故自黃帝下至三代樂各有名孔子曰安上治民莫善於禮移風易俗莫善於樂二者相與並行周衰俱壞樂尤微眇以音律為節又為鄭衛所亂故無遺法漢興制氏以雅樂聲律世在樂官頗能紀其鏗鏘鼓舞而不

能言其義六國之君魏文侯最爲好古孝文時得其樂人竇公獻其書乃周官大宗伯之大司樂章也武帝時河間獻王好儒與毛生等共采周官及諸子言樂事者以作樂記獻八佾之舞與制氏不相遠其内史丞王定傳之以授常山王禹禹成帝時爲謁者數言其義獻二十四卷記劉向校書得樂記二十三篇與禹不同其道寖以益微

按樂本無經其儀法篇章散見於詩禮所謂以音律爲節是也制氏世在樂官能紀其鏗鏘鼓舞下

詩賦略有河南周歌聲曲折七篇周謠歌詩聲曲

折七十五篇大戴投壺雅詩可歌有鹿鳴貍首鵲巢采蘩采蘋伐檀白駒騶虞八篇上云雅歌詩四篇則音律未亡安得謂無遺法也魏文侯樂人竇公不見他書唯師古注引桓譚新論有之桓譚嘗從歆問業專述歆僞古文經學不足爲據按史記魏文侯薨年至文帝元年已二百有十四歲計竇公能爲樂人年當在壯而爲樂人未必在文侯薨年獻書未必在文帝元年則應二百五六十許歲安得爲百八十歲也天下安得此老壽與晉時得范明友之奴正復妄言耳且使竇公誠有獻書事

則天下遺文古事靡不畢集太史公太史公好逸奇怪有此遺經異人其有不詳敘之邪葢歆贋作周官故僞造故事以證明之也其所云獻王與毛生等共采周官及諸子言樂事者以作樂記獻八佾之舞與制氏不相遠其內史丞王定傳之以授常山王禹禹獻二十四卷記考史記禮樂志河閒王世家儒林傳皆無此事則亦歆所僞託而已歆之精神全在周官其僞作古文書毛詩逸禮爾雅咸以輔翼之故於七略處處設證使人深入其都目迷五色而不之覺其術至巧密豈知心勞日拙

千載後終有發覆之日邪此所云獻王毛生采周官皆點綴其人以爲旁證又云與制氏不相遠以重之也歆謂王禹獻二十四卷記劉向得樂記二十三篇與禹不同其道寖以益微而所列即二十三卷記居首歆所造諸古文列皆居首是歆以二十三卷記爲主矣禮記樂記正義謂劉向所校二十三篇著於別錄二十四卷記無所錄正義又載二十三卷之目有竇公一篇別錄出歆所改竄竇公其人又即歆所附會者此尤歆僞二十三卷記之明證然則王禹二十四卷之記特歆點綴之以

爲烘託之法猶高氏之易鄒夾之春秋耳其以二十四卷爲益微抑揚尤爲可見別錄二十三卷記載於所謂微者定指二十四卷之書是樂記出於獻無疑矣禮樂志亦有引河間樂之說附辨於下

漢書禮樂志附

是時河間獻王有雅材亦以爲治道非禮樂不成因獻所集雅樂天子下大樂官常存肄之

至成帝時謁者常山王禹世受河間樂能說其義其弟子宋曄等上書言之下大夫博士平當等考試當以爲漢承秦滅道之後賴先帝聖德博受兼聽修廢

官立太學河間獻王聘求幽隱修興雅樂以助化時大儒公孫弘董仲舒等皆以為音中正雅立之大樂春秋鄉射作於學官希闊不講故自公卿大夫觀聽者但聞鏗鎗不曉其意而欲以風諭衆庶其道無由是以行之百有餘年德化至今未成今曄等守習孤學大指歸於興助教化衰微之學興廢在人宜領屬雅樂以繼絕表微孔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河間區區小國藩臣以好學修古能有所存民到於今稱之況於聖主廣被之資修起舊文放鄭近雅述而不作信而好古於以風示海內揚名後世誠非小功小

美也事下公卿以爲久遠難分明當議復寢

劉歆僞撰樂記託之河間獻王又別託爲王禹所傳以烘託之朱暉等之上言平當之議蓋即授意於歆者公卿以爲久遠難分明則亦孔光不助龔勝解綬師丹大怒之倫也

春秋古經十二篇經十一卷 公羊穀梁二家

左氏傳三十卷 左邱明魯太史

公羊傳十一卷 公羊子齊人師古曰名高

穀梁傳十一卷 穀梁子魯人師古曰名喜

鄒氏傳十一卷

夾氏傳十一卷有錄無書師古曰夾音頰

左氏微二篇師古曰微謂釋其微指

鐸氏微三篇楚太傅鐸椒也

張氏微十篇

虞氏微傳二篇趙相虞卿

公羊外傳五十篇

穀梁外傳二十篇

公羊章句三十八篇

穀梁章句三十三篇

公羊雜記八十三篇

公羊顏氏記十一篇

公羊董仲舒治獄十六篇

議奏三十九篇 石渠論

國語二十一篇 左丘明著

新國語五十四篇 劉向分國語

世本十五篇 古史官記黃帝以來訖春秋時諸侯大夫

戰國策三十三篇 記春秋後

奏事二十篇 秦時大臣奏事及刻石名山文也

楚漢春秋九篇 陸賈所記

太史公百三十篇 十篇有錄無書

馮商所續太史公七篇韋昭曰馮商受詔續太史公十餘篇在班彪別錄商字子
高師古曰七略云商陽陵人治易事五鹿充宗後事
劉向能屬文後與孟柳俱待詔頗序列傳未卒病死

大古以來年紀二篇

漢著記百九十卷師古曰若今之起居注

漢大年紀五篇

凡春秋二十三家九百四十八篇省太史公四篇

古之王者世有史官君舉必書所以慎言行昭法式
也左史記言左史記事事爲春秋言爲尚書帝王靡
不同之周室既微載籍殘缺仲尼思存前聖之業乃
稱曰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禮吾能言之宋

不足徵也文獻不足故也足則吾能徵之矣以魯周公之國禮文備物史官有法故與左邱明觀其史記據行事仍人道因興以立功敗以成罰假日月以定厤數藉朝聘以正禮樂有所襃諱貶損不可書見口授弟子弟子退而異言邱明恐弟子各安其意以失其眞故論本事而作傳明夫子不以空言說經也春秋所貶損大人當世君臣有威權勢力其事實皆形於傳是以隱其書而不宣所以免時難也及末世口說流行故有公羊穀梁鄒夾之傳四家之中公羊穀梁立於學官鄒氏無師夾氏未有書

按史記儒林傳春秋祇有公羊穀梁二家無左氏
河間獻王世家無得左氏春秋立博士事馬遷作
史多採左氏若左邱明誠傳春秋史遷安得不知
儒林傳述六藝之學彰明較著可爲鐵案又太史
公自序稱講業齊魯之都天下遺文古事靡不畢
集太史公若河間獻王有是事何得不知雖有蘇
張之舌不能解之者也漢書司馬遷傳稱司馬遷
據左氏國語采世本戰國策述楚漢春秋史記太
史公自序及報任安書俱言左邱失明厥有國語
報任安書下又云乃如左邱明無目孫子斷足終

不可用退論書策以抒其憤凡三言左邱明俱稱國語然則左邱明所作史遷所據國語而已無所謂春秋傳也歆以其非博之學欲奪孔子之經而自立新說以惑天下知孔子制作之學首在春秋春秋之傳在公穀公穀之法與六經通於是思所以奪公穀者以公穀多虛言可以實事奪之人必聽實事而不聽虛言也求之古書得國語與春秋同時可以改易竄附於是毅然削去平王以前事依春秋以編年比附經文分國語以釋經而爲左氏傳歆本傳稱歆始引傳解經得其實矣作左氏傳微以爲書法依

公穀日月例而作日月例託之古文以黜今學託之河間張蒼賈誼張敞名臣通學以張其名亂之史記以實其書改為十二篇以新其目變改紀子帛君氏卒諸文以易其說續為經文尊孔子卒以重其事偏僞羣經以證其說事理繁博文辭豐美凡公穀釋經之義彼則有之至其敘事繁博則公穀所無適逢莽篡更潤色其文以媚莽因藉莽力貴顯天下通其學者以尊其書證據符合黨衆繁盛雖有龔勝師丹公孫祿范升之徒無能搖撼雖博士屢立屢廢而賈逵選嚴顏高才二十人教以

左氏見後漢書賈逵傳至於漢末亂起相斫之書以實事而益盛武夫若關羽呂蒙之屬莫不熟習孔子改制之學旣爲非常異義公穀事辭不豐於是式微下迄六朝左傳一統隋志釋文歎公穀之垂絕矣唐世經學更變並束三傳而世尚辭章左氏傳實大行也陸淳春秋集傳纂例謂左傳其功最高能令百代之下頗見本末因以求意經文可知史通申左篇云孔子修春秋時年已老矣故其傳付之邱明傳之與經一體相須而成也凡所以尊左者皆尊其事遂至於今學者咸讀左氏而通公穀幾

無人焉此固劉歆所逆料而收拾者也蓋國語藏於秘府自馬遷劉向外罕得見者太史公書關本朝掌故東平王宇求之漢廷猶不與見漢書東平思王傳況國語實是相斫書乎時人罕見歆故得肆其改竄舊繡移曲折顛倒在短褐幾於無迹可尋此今學所以攻之不得其源而陳元賈逵所以能騰其口說也今以史記劉向新序說苑列女傳所述春秋時事較之如少昊嗣黃帝之妄后羿寒浞篡統少康中興之誣宣公之夫人爲夷姜而非烝宣姜之未嘗通公子頑宋桓夫人許穆夫人戴公文公非

宣姜通昭伯所生陳佗非五父隱母聲子爲賤妾而非繼室仲子非桓母是皆歆誣古悖父竄易國語而證成其說者劉逢祿左氏春秋考證甚詳且國語行文舊體如惠之二十四年則在春秋前悼之四年則在獲麟後皆與春秋不相比附雖經歆改竄爲傳遺迹可考史記五帝本紀十二諸侯年表皆云春秋國語蓋史公僅採此二書無左氏傳也幸遷向書尚在猶可考見一二耳而張衡譏周司馬貞反據左傳以攻史記謬甚矣其詳別見左氏傳僞證歆徧造僞經而其本原莫重於僞周官及僞左氏春

秋而偽周官顯背古義難於自鳴故先爲偽左氏春秋大放厥辭於河間獻王傳則謂左氏春秋已立博士移太常博士書亦誦言之此志敘仲尼之作春秋横插與左邱明觀其史記以實之劉逢祿左氏春秋考證曰左氏記事在獲麟後五十年邱明果與夫子同時共觀魯史史公何不列於弟子論本事而作傳何史公不名爲傳而曰春秋且如鄫季姬魯單伯子叔姬等事何失實也經所不及者獨詳誌之又何說也經本不待事而著夫子曰其義則某竊取之矣何左氏所述君子之論多乖

異也如劉說歆亦不能自辨矣蓋歆託於邱明而申其僞傳於是尊邱明爲魯君子竄之史記十二諸侯年表中又稱與孔子同觀史記僞古論語又稱孔子與邱明同恥蓋歆彌縫周密者也續經之傳云悼之四年據史記魯世家悼公在位三十七年其薨在獲麟後五十餘年在孔子時且未即位何得遽稱其諡歆亦自忘其疏矣春秋正義一引嚴氏春秋亦有與左邱明觀書事蓋嚴顏高才受學之後所竄亂者矣且孔父夫子六世祖而書名以貶倘左氏如此必非親見聖人者此歆無可置辯者也公羊穀梁大行漢世自君臣政事

奏議咸依焉鄒夾二氏劉向別錄無之而不惜憑虛至其所首欲奪之者雖以七十子親受之說猶痛貶之爲末世口說妄意失眞置之與無是烏有之僞鄒夾同科鼓舌搖唇播弄白黑隨手抑揚無所不至昔魏收作魏書莊言何物小子敢共魏收作色舉之則使上天按之當使入地時人號爲穢史歆之作僞亂道其罪又浮於收百倍矣其云春秋古經十二篇蓋歆之所妄分也云經十一卷注曰公羊穀梁二家則公穀相傳皆十一篇故公羊傳穀梁傳公羊顏氏記皆十一卷也卽子虛之鄒

氏夾氏傳亦十一卷然則天下相傳經皆十一篇蓋孔子所手定何邵公猶傳之云繫閔公篇於莊公下者子未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公羊閔二年解詁蓋西漢胡毋生以來舊本也歆右經十二篇或析閔公爲一篇或附續經爲一篇俱不可知要皆歆之僞本也凡歆所僞之經俱録加於今文之上六藝皆然此亦歆自尊其僞經之私心可見者也歆既僞左氏微以作書法又録鐸氏微張氏微在虞氏微傳之上皆以爲春秋說而西漢人未嘗稱之蓋亦鄒夾之類皆歆所僞作以旁證左氏微者其意謂

中祕之春秋說尚多不止左氏春秋爲人間所未見譎見寔開未窺中祕者愼勿妄攻也其術自謂巧密矣然考儒家別有虞氏春秋與虞氏微傳豈有兩書邪則左氏傳之與國語分爲二書亦其狡僞之同例尤無可疑況左氏傳不見於史記而力爭於歆者乎或據史記十二諸侯年表云魯君子左邱明懼弟子人人異端各安其意失其眞故因孔子史記具論其語成左氏春秋以相難則亦歆所竄入者辨見前國語僅一書而志以爲二種可異一也其一二十一篇即今傳本也其一劉向所

分之新國語五十四篇同一國語何篇數相去數倍可異二也劉向之書皆傳於後漢而五十四篇之新國語後漢人無及之者可異三也蓋五十四篇者左邱明之原本也歆既分其大半凡三十篇以爲春秋傳於是留其殘賸掇拾雜書加以附益而爲今本之國語故僅得二十一篇也考今本國語周語晉語鄭語多春秋前事魯語則大半敬姜一婦人語齊語則全取管子小匡篇吳語越語筆墨不同不知掇自何書然則其爲左傳之殘餘而歆補綴爲之至明歆以國語原本五十四篇天下

人或有知之者故復分一書以當之又託之劉向所分非原本以滅其迹其作偽之情可見史遷於五帝本紀十二諸侯年表皆云春秋國語若如今國語之寥寥又言少皞與本紀不同史遷不應妄引矣劉申受左氏春秋考證知左氏之偽攻辨甚明而謂左氏春秋猶晏子春秋呂氏春秋也直稱春秋太史公所據舊名也冒曰春秋左氏傳則東漢以後之以譌傳譌者矣蓋尚為歆竄亂之十二諸侯年表所惑不知其即國語所改故近儒以為左氏作國語自周穆王以後分國而述其事其作

此書則依春秋編年以魯爲主以隱公爲始明是春秋之傳（番禺陳氏禮說）亦猶申受不得其根原也然申受左氏春秋考證謂楚屈瑕篇年月無考固知左氏體例與國語相似不必比附春秋年月也是明指左傳與國語相似矣左氏春秋考證隱公篇紀子帛莒子盟於密證曰如此年左氏本文盡闕六月戊申證曰十年左氏文闕桓公篇元年證曰是年左氏文闕冬曲沃伯誘晉小子侯殺之證曰即有此事亦不必在此年是年左氏文闕冬曹太子來朝證曰是年左氏文闕巴子篇年月無考冬齊

衛鄭來戰於郎我有辭也證曰是年左氏文亦闕
虞狩篇年月無考十二年證曰是年左氏文闕楚
伐絞篇當與屈瑕篇相接年月亦無考十三年證
曰是年亦闕伐羅篇亦與上相接不必蒙此年也
十六年證曰是年亦闕莊公篇元年證曰此以下
七年文闕楚荆尸篇伐申篇年月亦無考十三年
十五年十七年皆證曰文闕二十七年證曰比年
左氏文闕二十九年證曰文闕三十年證曰是年
蓋闕三十一年證曰文闕僖公篇君子以齊人之
殺哀姜也爲已甚矣證曰是年文闕昭公篇冬十

一月晉魏舒韓不信如京師證曰此篇重定元年僞者比附經文而失撿耳又觀各條劉申受雖未悟左傳之摭於國語亦知由他書所采附亦幾幾知爲國語矣蓋經傳不相附合疑其說者自來不絕自博士謂左氏不傳春秋班固爲歆傳云及歆治左氏引傳文以解經轉相發明由是章句義理備焉班爲古學者亦知引傳解經由於歆矣不特班固也范升云左氏不祖孔子而出於邱明師徒相傳又無其人後漢書范升傳李育頗涉獵古學嘗讀左氏傳雖樂文采然謂不得聖人深意何休作公羊

墨守左氏膏肓穀梁廢疾後漢書儒林傳惜不得歆作僞之由未達一間卒無以塞陳元賈逵之口耳又不徒范升李育何休也王接謂左氏自是一家書不主爲經發晉書王接傳朱子語類云林黃中謂左傳君子曰是劉歆之辭左傳君子曰最無意思因舉芟夷蘊崇之一段是關上文甚事八十三又不止王接林黃中朱子也即尊信左氏傳者亦疑其有爲後人附益矣陸淳春秋集傳纂例謂左氏功最高能令百代之下頗見本末因之求意經文可知而後人妄有附益左氏本末釋者抑爲之說番禺陳氏

澧東塾讀書記曰孔沖遠云春秋諸事皆不以日月爲例唯卿卒日食二事而已此說可疑豈有一書內唯二條有例者乎葢左傳無日月例後人附益者又傳之凡例與所記之事有違反者如莊十一年傳云凡師敵未陳曰敗某師皆陳曰戰釋例曰令狐之役晉人潛師夜起而書戰者晉諱背其前意而夜薄秦師以戰告也成十八年傳云凡去其國國逆而立之曰入復其位曰復歸諸侯納之曰歸以惡曰復入釋例曰莊六年五國諸侯犯逆王命以納衛朔懼有違衆之犯而以國逆告此明

知凡例不合而歸之於告是遁辭矣且左傳多傷
教害義之說不可條舉言其大者無人能為之回
護如文七年宋人殺其大夫傳云不稱名非其罪
也既立此例於是宣九年陳殺其大夫泄冶杜注
云洩冶直諫於淫亂之朝以取死故不為春秋所
貴而書名昭二十七年楚殺其大夫郤宛杜注云
無極楚之讒人宛所明知而信近之以取敗亡故
書名罪宛種種邪說出矣宣四年鄭公子歸生弒
其君夷左傳云凡弒君稱君君無道也稱臣臣之
罪也杜預釋例暢衍其說襄二十七年秋七月豹

及諸侯之大夫盟於宋傳云季武子使謂叔孫以公命曰視邾滕既而齊人請邾宋人請滕皆不與盟叔孫曰邾滕人之私也我列國也何故視之宋衛吾匹也乃盟故不書其族言違命也是孔子貴媚權臣而抑公室也凡此皆歆借經說以佐新莽之篡而抑孺子嬰翟義之倫者與隱元年不書即位攝也同一獎奸翼篡之說若是之類近儒皆曷陳氏澧皆以爲後人附益是雖尊左氏者亦不能不以爲後人附益矣又不止後儒也且爲歆僞傳作注疏者亦不能無疑矣莊二十六年秋虢人侵

晉冬虢人又侵晉杜預注此年經傳各自言其事者或經是直文或策書雖存而簡牘散落不究其本末故傳不復申解但言傳事而已正義曰殺大夫宋齊伐徐或須說其所以此去邱明已遠或是簡牘散落不復能知故耳上二十年亦傳不解經蓋杜預孔穎達亦以爲傳不釋經各明一事矣文十三年左傳其處者爲劉氏正義云漢室初興左氏不顯於世先儒無以自申插注此辭將以媚於世則孔沖遠之有異說多矣又僖公十五年曰上天降災釋文曰此凡四十一字檢古本皆無尋杜

注亦不得有有是後人加也此文見列女傳小有異同夫服杜以後尚有改竄而世人習爲故常則歆以前之竄亂尚可辨邪以此證之然則天下尚有惑左氏之文采溺劉歆之僞說其亦有未審矣或者惑於史記十二諸侯年表左氏春秋之說及左氏徵信左氏之傳經且以史遷引左傳書法左傳多與今學之禮相合爲證史記之文多歆竄入辨見前左邱明著書在獲麟後五十餘年習聞孔門之說不稱今學之禮則何稱爲但中多異說爲歆所竄入故今古禮錯雜其中要之左氏即國語

本分國之書上起穆王本不釋經與春秋不相涉
不必因其有劉歆僞古禮而盡斥爲僞書亦不能
因其偶合於儀禮禮記而信其傳經也

新學僞經考卷三上

弟子韓文舉陳千秋初校
弟子林奎梁啓超覆校

新學僞經考卷三下

漢書藝文志辨僞第三下

論語古二十一篇出孔子壁中兩子張如淳曰分堯曰篇後子張問何如可以從政已下爲篇名曰從政

齊二十二篇多問王知道如淳曰問王知道皆篇名也

魯二十篇傳十九篇師古曰解釋論語意者

齊說二十九篇

魯夏侯說二十一篇

魯安昌侯說二十一篇師古曰張禹也

魯王駿說二十篇師古曰王吉子

燕傳說三卷

議奏十八卷石渠論

孔子家語二十七卷師古曰非今所有家語

孔子三朝七篇師古曰今大戴禮有其一篇蓋孔子對哀公語也三朝見公故曰三朝

孔子徒人圖法二卷

凡論語十二家二百二十九卷

論語者孔子應荅弟子時人及弟子相與言而接聞於夫子之語也當時弟子各有所記夫子既卒門人相與輯而論纂故謂之論語漢興有齊魯之說傳齊論者昌邑中尉王吉少府宋畸御史大夫貢禹尚書

令五鹿充宗膠東庸生唯王陽名家傳魯論語者常山都尉龔奮長信少府夏侯勝丞相韋賢魯扶卿前將軍蕭望之安昌侯張禹皆名家張氏最後而行於世

歆造古文以徧僞諸經無使一經有缺至於論語孝經亦復不遺傳魯論之庸生當亦歆所竄入以實其僞經之傳人耳魯論由張禹傳至東漢包氏周氏之說猶其眞派然已雜合齊魯亂家法矣至鄭康成雜合古今眞僞遂不盡可考志稱論語古二十一篇注云出於孔子壁中兩子張按論衡正

說篇云不知論語本幾何篇至武帝發取孔子壁中古文得二十一篇齊魯二河閒九篇三十篇至昭帝女讀二十一篇宣帝下太常博士時尚稱書難曉名之曰傳後更隸寫以傳誦初孔子孫孔安國以教魯人扶卿始曰論語今時稱論語二十篇又失齊魯河閒九篇是古文不止二十一篇也王充必有所見則歆之偽論語尚不止二十一篇特歆不敢著之七略耳然自鄭康成雜合古今則今本論語必有偽文如巧言令色足恭左邱明恥之邱亦恥之匿怨而友其人左邱明恥之邱亦恥之

一章必歆僞竄又何晏論語集解雜采古今采孔馬之注則改包周之本用包周之說又易孔馬之經臧氏琳經義雜記語今巧言令色一章集解正引僞孔安國注其爲古文論語尤爲明確歆以左邱明親見聖人好惡與同以仲尼弟子無左邱明故竄入論語以實之歆徧竄羣經證成僞說不復可條辨也

孔子三朝七篇師古曰今大戴禮有其一篇蓋孔子對哀公語也按大戴孔子對哀公有千乘四代虞戴德誥志小辨用兵少閒七篇不止一篇也小辨有爾雅以觀於古語其歆僞爾雅所由附會者

歟

孝經古孔氏一篇二十二章師古曰劉向云古文字也庶人章分爲二也曾子敢問章爲三又多一章凡二十二章

孝經一篇十八章長孫氏江氏后氏翼氏四家

長孫氏說二篇

江氏說一篇

翼氏說一篇

后氏說一篇

雜說四篇

安昌侯說一篇

五經雜議十八篇石渠論

爾雅三卷二十篇張晏曰爾近也雅正也

小雅一篇古今字一卷

弟子職一篇應劭曰管仲所作在管子書

說三篇

凡孝經十一家五十九篇

孝經者孔子爲曾子陳孝道也夫孝天之經地之義民之行也舉大者言故曰孝經漢興長孫氏博士江翁少府后倉諫大夫翼奉安昌侯張禹傳之各自名家經文皆同唯孔子壁中古文爲異父母生之續莫

大焉故親生之膝下諸家說不安處古文字讀皆異

師古曰桓譚新論云古孝經千八百七十二字今異者四百餘字

按孝經傳授不詳所自始故有朱子刊誤之疑又未明左氏之爲歆所竄僞以孝經中夫孝天之經也地之義也民之行也言思可道行思可樂德義可尊作事可法容止可觀進退可度以臨其民是以其民畏而愛之則而象之與左傳同不知左傳之襲孝經反疑孝經之襲左傳於是孔門眞傳之書反疑爲僞矣考董仲舒春秋繁露五行對篇河間獻王問溫城董君曰孝經曰夫孝天之經地之

義何謂也漢書匡衡傳衡上疏曰大雅曰無念爾祖聿修厥德孔子著之孝經首章若呂氏春秋陸賈新語劉向說苑皆有援據孝經鉤命決云孔子在庶志在春秋行在孝經公羊敘疏引西漢儒者言之鑿鑿以爲出於孔子固非困學紀聞引晁氏云當是曾子弟子所爲書又引馮氏云是書當成於子思之手今按其文稱曾子而末引詩書與坊記表記緇衣相近似必孔門之故書雅記晁氏所云殆亦近之四庫提要以魏文侯有孝經傳而信爲七十子遺書則誤矣文侯孝經傳漢志不錄此與子

夏易傳皆僞書不足據隋志謂僞河間人顏芝之所藏漢初芝子貞出之凡十八章不知所自出疑未必確然而江翁后倉等所傳淵源深遠劉歆既僞造古文必欲使經藝咸有古文而後止不必有他義也孝經與易論語皆不過顛倒改易文字以自異然據桓譚之言孝經僅千八百七十一字異者乃四百餘字何許子之不憚煩也共王無得古文之事爲歆僞撰辨已見前而歆必以孝經古孔氏一篇爲首託之孔安國亦猶僞造古文尙書之故智耳桓譚嘗問學於歆專守古學者不足據也因

有古孔氏之故遂有安國之傳安國之傳亡逸於梁世而劉炫之僞孝經孔傳出焉亦與王肅僞古文書同則非歆所及知矣然志不云古文有孔氏說而許炌重遣子沖上說文書並上孝經孔氏古文說則歆又僞作孔氏孝經古文說志不詳之猶歆有易費氏章句費氏分野而志不敘也或作於定七略後也然則僞孔傳之妄亦歆之作俑矣其餘流别山陽丁晏孝經徵文辨之甚晰今不詳

爾雅一書張稚讓上廣雅表以爲周公所作然劉歆西京雜記云郭偉以謂爾雅周公所制而爾雅

有張仲孝友張仲宣王時人非周公之制明矣嘗以問楊子雲子雲曰孔子門徒游夏之儔所記以解釋六藝者也家君以爲外戚傳稱史佚教其子以爾雅爾雅小學也又記言孔子教魯哀公學爾雅爾雅之出遠矣舊傳學者皆云周公所記也張仲孝友之類後人所足耳按爾雅不見於西漢前突出於歆校書時西京雜記又是歆作蓋亦歆所僞撰也趙岐孟子題辭謂文帝時爾雅置博士考西漢以前皆無此說唯歆移太常書有孝文諸子傳說立學官之說蓋即歆作僞造以實其爾雅之

眞詳經典釋文糾謬及歆與楊雄書稱說爾雅尤爲歆僞
造爾雅之明證歆既僞毛詩周官思以證成其說
故僞此書欲以訓詁代正統所稱子雲之言史佚
之教皆歆假託無俟辨然子雲本受歆學或爲歆
所紿耳孔子教魯哀公學爾雅之說有大戴禮小
辨篇公曰寡人欲學小辨以觀於政子曰爾雅以
觀於古足以辨言矣足證然哀公以人君觀政孔
子乃教以讀爾雅訓詁禽魚草木之文非唯迂遠
實不通矣論語孔子曰不學詩無以言又曰誦詩
三百授之以政以此推之小辨所謂爾雅必稱大

小雅也故足以辨言觀政張揖上廣雅表孔子曰爾雅以觀於古足以辨言矣王念孫疏證云大戴禮盧辨注云爾近也是依於雅頌是盧氏不以爾雅爲書名按彼文云循弦以觀於樂爾雅以觀於古謂循乎弦爾乎雅也然則劉歆蓋因而附會之耳幸有歆說在猶可互證漢書王莽傳莽奏徵有逸禮古書毛詩周官爾雅天文圖讖鍾律月令兵法史篇文字通知其意者皆詣公車蓋皆歆所僞竄藉莽力以行其書爾雅與逸禮古書毛詩周官並徵其俱爲歆僞無疑經典釋文序錄稱注者有

犍爲文學劉歆樊光李巡孫炎凡五家然則歆既僞撰又自注之自歆以前未嘗有其犍爲文學無有姓名亦歆所託則徐敖傳毛詩庸生傳古書之故態也考爾雅訓詁以釋毛詩周官爲主釋山則有五嶽與周官合與堯典王制異王制五嶽視三公後人校改之名也釋地九州與禹貢異與周官略同釋樂與周官大司樂同釋天與王制異祭名與王制異與毛詩周官合若其訓詁全爲毛詩間有敵揖之訓義之釋釋獸無騶虞之獸釋木以唐棣爲移時訓三家以弄狡獪然按其大體以陳氏毛詩稽古編列

爾雅毛傳異同考之孰多孰少孰重孰輕不待辨也蓋歆既徧僞羣經又欲以訓詁證之而作爾雅心思巧密城壘堅嚴此所以欺紿百代者歟然自此經學遂變爲訓詁一派破碎支離則歆作僞也或據周易師衆也比輔也震動也遘遇也皆與爾雅合喪服傳親屬稱謂與釋親合春秋元命包云子夏問夫子作春秋不以初哉首基爲始何爾雅序正義引與釋詁合而信之不知歆網羅其眞以證成其僞然後能堅人信況易雜卦亦歆所僞哉鄭玄張揖郭璞之徒爲其所謾不亦宜乎

孫氏星衍爾雅釋地四篇後敘云爾雅所紀則皆周官之事釋詁釋言釋訓則誦訓掌道方志以詔觀事及訓方氏掌誦四方之傳道也釋親則小宗伯掌三族之別以釋親疏釋宮亦小宗伯掌辨宮室之禁也釋器其緵罟謂之九罭云云則獸人掌罟田獸辨其名物肉曰脫之云云則內饔辨體名肉物黃金謂之璗云云則職金掌凡金玉錫石之戒令辨其名物之媺惡金鏃翦羽謂之鍭云云則司弓矢掌六弓四弩八矢之灋辨其名物也珪大尺二寸謂之玠云云則典瑞掌王瑞玉器之藏辨

其名物一染謂之縓云云則典絲掌絲入而辨其物也釋樂則典同掌六律六同之和以辨天地四方陰陽之聲也釋天則眡祲掌十煇之灋以觀妖祥辨吉凶又保章氏掌天星以志星辰日月之變動以辨其吉凶又甸祝詛祝之所掌也其旌旗則司常掌九旗之物名巾車掌公車之政辨其旗物而等敘之也釋地釋邱釋山釋水則大司徒以天下土地之圖周知九州之地域廣輪之數辨其山林川澤邱陵墳衍原隰之名物職方氏掌天下之圖以掌天下之地辨其邦國都鄙四夷八蠻七閩

九貉五戎六狄之人民與其財用又山師川師遼師之所掌也釋草以下六篇亦大司徒以土宜之灋辨十有二土之名物山師川師辨其物與其利害而頒之於邦國使致其珍異之物又土訓道地慝以辨地物而原其生以詔地求也又倉人掌辨九穀之物龜人掌六龜之屬各有名物皆在也釋畜則庖人掌其六畜六獸六牲辨其名物其馬屬則校人掌王馬之政辨六馬之屬雞屬則雞人掌其雞牲辨其名物也昔魯哀公欲學小辨以觀於政孔子告之爾雅其意在是是周公之著爾雅爲

在周禮前周禮之名物必以爾雅辨之也觀此說知爾雅與周官符合其同爲僞書易明矣

歆云古文讀應爾雅故解古今語而可知也故既作爾雅後復作小爾雅古今字按隋唐志皆云小爾雅一卷李軌解唯宋中興書目小爾雅一卷孔鮒撰十三章見玉海四十四自後宋史藝文志同晁公武郡齋讀書後志云見於孔鮒書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小爾雅一卷漢志有此書亦不著名氏唐志有李軌解一卷今館閣書目云孔鮒撰蓋即孔叢子第十一篇也 國朝宋翔鳳小爾雅訓纂序曰

今之爲康成學者恒誇譏此書以爲不合鄭君同乎俗說然還按詩禮乃鄭君之改易古文非小爾雅之偭違經義據其後以疑其前明者之所不取也漢之經師咸有家法唯有小學義在博通就今所傳楊子雲劉成國張稚讓諸家之作多資旁采匙獲所宗比之墨守殆有殊途至於此書則依循古文早見歧雜隱括以就源流合一今以宋氏小爾雅訓纂逐條按之無一字出於古文僞經之外者蓋與爾雅同爲劉歆僞撰古今字當亦出於一手門人陳千秋曰尙書釋文引賈逵說俗儒以鋝重六兩周官鋝重九鋝俗儒近是按逵所謂俗

儒之說即出小爾雅遠劉歆古文之干城何忽誣為俗儒然遠以其與周官合故以為近是是即小爾雅與周官出於一手之明據遠特偶馳騁其辭耳 至自尊而竄附孝經家抑亦妄矣宋氏之說足以衛小爾雅不知更足以證劉歆之偽也至宋人以為孔鮒撰者蓋五代之亂此書已佚而偽造孔叢者嘗剿取以入其書宋人又就孔叢錄出之故當代書目遂題為孔鮒所撰則展轉附會歧中之歧殆不足辨也

史籀十五篇 周宣王太史作大篆十五篇建武時亡六篇矣

八體六技

蒼頡一篇 上七章秦丞相李斯作爰歷六章車府令趙高作博學七章太史令胡毋敬作

凡將一篇司馬相如作

急就一篇元帝時黃門令史游作

元尙一篇成帝時將作大匠李長作

訓纂一篇楊雄作

別字十三篇

蒼頡傳一篇

楊雄蒼頡訓纂一篇

杜林蒼頡訓纂一篇

杜林蒼頡故一篇

凡小學十家四十五篇入楊雄杜林二家三篇

易曰上古結繩以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百官以治萬民以察蓋取諸夬夬揚於王庭言其宣揚於王者朝廷其用最大也古者八歲入小學故周官保氏掌養國子教之六書象形象事象意象聲轉注假借造字之本也漢興蕭何草律亦著其法曰太史試學童能諷書九千字以上乃得為史又以六體試之課最者以為尚書御史史書令史吏民上書字或不正輒舉劾六體者古文奇字篆書隸書繆篆蟲書皆所以通知古今文字摹印章書幡信也古制書必同文不知則闕問諸故老至於衰世是非無正人用其私

故孔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今亡矣夫蓋傷其寖不正史籀篇者周時史官教學童書也與孔氏壁中古文異體蒼頡七章者秦丞相李斯所作也爰歷六章者車府令趙高所作也博學七章者太史令胡毋敬所作也文字多取史籀篇而篆體復頗異所謂秦篆者也是時始建隸書矣起於官獄多事苟趨省易施之於徒隸也漢興閭里書師合蒼頡爰歷博學三篇斷六十字以爲一章凡五十五章并爲蒼頡篇武帝時司馬相如作凡將篇無復字元帝時黃門令史游作急就篇成帝時將作大匠李長作元尙篇皆蒼

頡中正字也凡將則頗有出矣至元始中徵天下通小學者以百數各令記字於庭中楊雄取其有用者以作訓纂篇順續蒼頡又易蒼頡中重復之字凡八十九章臣復續楊雄作十三章凡一百三章無復字六藝羣書所載略備矣蒼頡多古字俗師失其讀宣帝時徵齊人能正讀者張敞從受之傳至外孫之子杜林爲作訓故并列焉

論語學記經解莊子史記敘六經皆不他及誠以孔子所筆削雖論語孝經不能上列況其他乎小學者文史之餘業訓詁之末技豈與六經大道並

哉六藝之末而附以小學僞爾雅小雅古今字本亦小學而附入孝經此劉歆提倡訓詁抑亂聖道僞作古文之深意也按內則十年出就外傅學書計尙書大傳十有三年始入小學二十入大學蓋與內則俱卿士之禮尙書大傳又云十五始入小學十八入大學此士庶人之禮也唯大戴保傅篇年八歲而出就外舍束髮而就大學則太子之禮非卿士庶人所能比也保氏六書之說條理甚備唯古書絕不之及唯許愼說文鄭康成注周官稱焉然皆出歆之傳蓋創造於歆而僞附於周官者

也左傳止戈爲武反正爲乏蓋歆所僞竄鄭漁仲攻之識蓋高矣然歆亦非能創爲之蓋事形聲意通以轉假古人所夲有名義條例歆之所發明倘其自著一書發明六例豈不甚善唯僞託於經則不得不惡而辨之也其云蕭何草律太史試學童能諷書九千字以上乃得爲史又以六體試之六體中有古文奇字信如歆言則其時吏民皆識古文古文之學何以不興且許慎衛恒江式之流咸以爲古文絕於秦漢何也蓋繆篆蟲書以摹印章書幡信則或有之八體六技蓋歆所僞撰史籀十

五篇蓋猶是周人小學之書唯與歆所僞之辭中
古文異體故歆稱蕭何律之六體及甄豐之校六
書皆有古文奇字而無籀其抑之可見蓋秦篆文
字出於史籀篇史籀爲周之文而爲漢今文之祖
歆之抑之亦猶言易則尊費氏而抑施孟梁邱言
春秋則右左氏而左公穀也蒼頡雖爲秦篆然上
原史籀當爲文字正體至元始中徵天下通小學
者以百數各令記字於庭中時王莽柄國尊信劉
歆此百數人被徵者必皆歆之私人奉歆僞古文
奇字之學者也劉歆工於作僞故散之於私人假

藉莽力徵召貴顯之以愚惑天下如古文經傳授之私人及王莽奏徵天下通逸禮古書毛詩周官爾雅天文圖讖鍾律月令兵法者詣公車至者千數皆其故習也楊雄之好奇字蓋爲歆所惑而受歆學者法言太玄並用僞經取其有用者以作訓纂篇易蒼頡重復之字凡八十九章蓋歆徵其私人以給楊雄又假楊雄之名使編訓纂以給天下其術甚巧楊雄有知應悔爲其所賣也班固續作十三章凡一百三章無復字六藝羣書所載略備固所謂六藝者歆之毛詩逸書逸禮周官左氏春秋爾雅月

令之倫其僞古文皆取之史籀十五篇建武已亡其六蒼頡五十五章章六十字然則西漢蒼頡篇三千三百字相加凡將史游急就李長元尚皆蒼頡正字唯凡將頗有出當不多兼有復字蓋漢時蒼頡篇本合蒼頡爰歷博學之書爲之故有復字李斯趙胡各自著書本不相謀則復字當必多是并無三千三百字之數矣西漢六藝羣書當備集矣此爲周秦相傳之正字也而楊雄班固所增凡一百三章以六十字一章計之共六千一百八十字驟增兩倍之數蒼頡本皆今字歆復使杜林

作訓故竄以古字古訓於是蒼頡亦有亂於古學者矣故云蒼頡多古字俗師失其讀蓋以歆援意杜林竄入古學之本爲正也許愼紹賈逵之傳主張古學說文敘云九千三百五十三文殆兼蒼頡篇五十五章三千三百字楊雄班固所續一百三章六千一百八十字共九千餘字而成之於是眞僞之字淄澠混合不可復辨說文敘中祇舉蒼頡篇訓纂篇未及班書讀者未了按班固死於永元四年說文成於十二年說文陞下引班說可見許采班書新唐書藝文志班固在昔篇一卷太甲篇一卷即十三章也惜說文中不可盡別白矣於是周漢相傳之正字盡爲歆所增亂而不可識矣吁雄固許

愼失之於愚而欲變亂先王之正文其罪又浮於李斯矣今唯據急就篇擇籀文及西漢今文經之遺文彙存之而以西漢前金石文字輔證之或可存周漢經藝正字之大概焉

凡文字之先必繁其變也必簡故篆繁而隸簡楷草變而行草簡人事趨於巧便此天智之自然也以造文之始必多爲筆墨形象而後其意始顯及其通用但使爲記號而已可共曉今泰西文自巴比倫文字而變爲猶太再變爲希臘又變爲拉丁然後爲今法文英文又從法文而變之以音紀字

至簡者也拉丁之字稍繁焉侍郎郭嵩燾使其地得其三千年前古文字皆是象形與中國鍾鼎略同然則文字未有不始於繁而終於簡者也今篆文反簡籀文乃繁桂馥云故小篆於籀文則多省於古文則多增如云字古文也小篆加雨爲雲囦字古文也小篆加水爲淵王筠曰[illegible][illegible]始是古文一象形一會意令人一望而知其物顛倒[illegible]字又斷其兩曲以成二字遂成云矣水字橫書之破其崖岸列之兩旁遂成囦矣此作字者欲其整齊不顧偭規錯矩也豈得爲古文哉禾字古文也小篆加人爲保𦣝部云篆文𦣝從頁徐鍇曰籀文𦣝從首然則𦣝爲古文𩠐爲籀文頤爲小篆然則古文改

繫偽簡因小篆而作可知桂馥又云說文敘云至孔子書六經左邱明述春秋傳皆以古文此可知大篆不施於書冊也王筠曰今之書冊因不知幾經改易然其盤從三字皆籀文敢棄二字亦由籀文小變之邀字見禮記此亦有所承非盡後人改用籀文也且周既有籀書何以復作古文必不然矣即有一二奇字亦是列國妄改不合於史籀之正者也桂馥又云說文諧聲多與詩易楚辭不合如確是三代古文則應相合益以知其偽也

按文字之流變皆因自然非有人造之也南北地

隔則音殊古今時隔則音亦殊蓋無時不變無地不變此天理也然當其時地相接則轉變之漸可考焉文字亦然志稱史籀篇者周時史官教學童書也與孔氏壁中古文異體則非歆之僞體爲周時眞字斷斷也子思作中庸猶曰今天下書同文則是自春秋至戰國絕無異體異製凡史載筆士載言藏天子之府載諸侯之策皆籀書也其體則今之石鼓及說文所存籀文是也子思云然則孔子之書六經藏之於孔子之堂分寫於齊魯之儒皆是秦之爲篆不過體勢加長筆畫略減如南北

朝書體之少異蓋時地少移因籀文之轉變而李斯因其國俗之舊頒行天下耳觀石鼓文字與秦篆不同者無幾不止如王筠所謂其盤㷄敢棄知經文上承籀法也王筠深於六書故能發出深於許愼而能攻許愼如柳子厚深於國語而作非國語楊雄深於離騷而作反騷所謂蠹生於木而還食其木也今秦篆猶存者有郎邪刻石泰山刻石會稽刻石碣石門刻石皆李斯所作以爲正體體並圓長而秦權秦量即變方匾漢人承之而加少變體在篆隸閒以石考之若趙王上壽刻石爲趙王遂廿二年當文帝後元六年魯王泮池刻石當宣帝五鳳二年體已

變矣然絕無後漢之隸也至厲王中殿刻石幾於隸體然無年月江藩定爲江都厲王尙不足據左方文字莫辨補訪碑錄審爲元鳳二字而金石萃編疑爲保歲庶等字則元鳳固不確也金石聚有鳳凰畫象題字體近隸書金石聚以爲元狩年作江陰繆荃蓀謂當從補訪碑錄釋爲元康則晉武帝時隸也麃孝禹碑爲河平三年則同治庚午新出土者體亦爲隸順德李文田以爲僞作無疑也葉子侯封田刻石爲始建國天鳳三年亦隸書嘉慶丁丑新出土前漢無此體蓋亦僞作則西漢末

有隸體也降至東漢之初若建平郫縣石刻永光三處閣道石刻開通褒斜道石刻裴岑紀功碑石門殘刻郙閣頌戚伯著碑楊淮表紀皆以篆筆作隸者北海相景君銘曳腳筆法猶然若三公山碑是吾碑皆由篆變隸篆多隸少若吳天發神讖猶有此體若三老通碑尊楗閣記為建武時碑則由篆變隸而隸多篆少者以漢鍾鼎考之雖高廟都倉孝成上林諸鼎有秦篆意汾陰好畤則有秦權至於太官鍾周陽侯銅丞相府漏壺虑傂尺若食官鍾銘綏和鍾銘則體皆扁繆在篆隸之間矣今

焦山陶陵鼎銘其體方折與啟封鐙及王莽嘉量同爲天發神讖之先聲亦無後漢之隸體者以瓦當考之秦瓦如維天降靈甲天下大萬樂當寃氏冢當蘭池宮當延年瓦方春蔥芽等瓦爲圓篆至於漢瓦若金字樂字延年上林右空千秋萬歲漢并天下長樂未央上林甘泉延壽萬歲高安萬世萬物咸成狼千萬延宣靈萬有喜萬歲長樂萬歲長生無極千秋長安長生未央永奉無疆平樂阿宮億年無疆仁義自成揜衣中庭上林豐宮延年益壽體兼方圓其轉嬰柞舍六畜蕃息及便字瓦

則方折近郙閣矣蓋西漢以前無蔡平隸體和帝以前皆有篆意其漢軌有竟寧建平泰阿房瓦西凡卄九六月官八字純作隸體恐不足據蓋自秦篆變漢隸減省方折出於風氣遷變之自然許慎說文敘詆今學謂諸生競逐說字解經誼偁秦之隸書爲蒼頡時書云父子相傳何得改易蓋是漢世實事自蒼頡來雖有省改要由遷變非有人改作也志乃謂秦時始建隸書起於官獄多事苟趨省易施之於徒隸許慎又謂程邈所作蓋皆劉歆僞撰古文欲黜今學故以徒隸之書比之以重辱

之門人陳千秋說其實古無籀篆隸之名但謂之文耳創名而抑揚之實自歆始且孔子五經中無籀篆隸三字唯僞周官隸字最多則用莊子韓非子者又刱秉篆車此亦歆意也於是篆隸之名行於二千年中不可破矣夫以篆隸之名承用之久驟而攻之鮮有不河漢者吾爲一證以解之今人日作眞書興於魏晉之世無一人能指爲誰作者然則風氣所漸移非關人爲之改作矣東漢之隸體包氏世臣以爲蔡中郎所變然王稚子闕嵩高銘封龍山碑乙瑛碑挑法已成特中郎集其成耳然漢隸

中有極近今眞楷者如高君闕故益州舉廉丞貫
等字陽都字之邑旁直是今眞書尤似顏眞卿考
高頤碑爲建安十四年此闕雖無年月當同時也
張遷表頌其筆畫直可置今眞楷中楊震碑似褚
遂良筆蓋中平三年者子游殘石正直殘石孔彪
碑亦與眞書近者至吳葛府君碑則純爲眞書矣
若吳之谷朗碑晉之郛休碑枳陽府君碑爨寶子
碑北魏之靈廟碑弔比干文鞠彥雲志惠感鄭長
猷靈藏造象皆在隸楷之間與漢碑之是吾三公
山尊楗閣永光閣道刻石在篆隸之間者正同皆

轉變之漸至可見也不能指出作今眞書之人而能指出作漢隸者豈不妄哉後人加出八分之說又指爲王次仲作益更支離然蔡文姬述父邕語曰去隸八分取二分去小篆二分取八分張懷瓘曰八分減小篆之半隸又減八分之半劉氏熙載曰漢隸可當小篆之八分是小篆亦大篆之八分正書亦漢隸之八分於古今轉變之故頗能發明通於此義則知自孔子時之文三變至今日而猶存未嘗有人改作之唯歆竄亂之耳夫籀篆之體有承變而無大異雖以歆之顚倒妄謬亦不過謂

篆體復頗異所謂秦篆者也孔子手寫之經自孔鮒孔襄傳至孔光十餘世不絕別有秦魏之博士賈山伏生及魯諸生手傳之本師弟親授父子相傳安得變異則漢儒之文字即孔子之文字更無別體也子思謂今天下書同文則許慎諸侯力政不統於王分爲七國文字異形江式表謂其後七國殊軌文字乖別暨秦兼天下丞相李斯乃奏蠲罷不合秦文者衞恒四體書勢謂及秦用篆書焚燒先典而古文絕皆用劉歆之僞說而誕妄之讏言也古文奇字本於鍾鼎今說文所載古文千餘

無奇字蓋即八體六技之書許愼說經皆從古學則是盡見古文劉歆以古文之體寫其僞經然字數不過千餘其中又多劉歆所僞造則三代金石異文亦僅矣凡中世承平右文漸盛則金石漸興宋之劉敞黃長睿歐陽集古明誠金石皆然明及

國朝此風彌扇而僞鍾鼎僞碑版遂蠭涌其間京師市賈皆擅此技山東賈人且開爐專鑄古銅正不獨岣嶁之碑爲楊愼僞撰垂露諸體爲夢英僞作其餘吉日癸巳之刻比干銅盤之銘亦然且即有三代文字歷世既邈又字多異體勢難盡識

不出於勉強傅合則必將杜撰僞作故談金石學者未有不自欺而附會者也漢自武宣後郡國山川往往出彝鼎士人漸有好之當時上好符瑞方士媚上僞爲之眞者殆無一二且道家興於漢魏後作爲符篆諸體虞集識之凡七十餘體則方士所僞造應不少漢書郊祀志美陽得鼎獻之張敞好古文字按鼎銘曰王命尸臣官此栒邑賜爾旗鸞黼黻琱戈尸臣拜手稽首曰敢對揚天子丕顯休命蓋當時識古文者唯有敞然今所見鼎銘皆出於王命而書體絕異此鼎銘不知何體款古文

二字大體從此撰出其以左傳附於張敞亦以此然恐張敞識古文字亦歆所杜撰耳楊雄劉歆皆以絕特之學兼好奇字如近世金石大盛碩學之徒罕有不通之者其許慎云涼州刺史杜業沛人爰禮講學大夫秦近亦能言之則當時實有奇字於是楊雄好之而作訓纂侯芭歆子棻皆從問之亦歆所爲也歆既好博多通多搜鍾鼎奇文以自異稍加竄僞增飾號稱古文日作僞鍾鼎以其古文刻之宣於天下以爲徵應以劉歆之博奧當時不能辨之傳之後世益加古澤市賈之僞不易辨

以和神佐之表也詩以正言義之用也禮以明體明

者著見故無訓也書以廣聽知之術也春秋以斷事

信之符也五者蓋五常之道相須而備而易爲之原

故曰易不可見則乾坤或幾乎息矣言與天地爲終

始也至於五學世有變改猶五行之更用事焉古之

學者耕且養三年而通一藝存其大體玩經文而已

是故用日少而畜德多三十而五經立也後世經傳

既已乖離博學者又不思多聞闕疑之義而務碎義

逃難便辭巧說破壞形體說五字之文至於二三萬

言後進彌以馳逐故幼童而守一藝白首而後能言

安其所習毀所不見終以自蔽此學者之大患也

詩雖有三家其歸一也書皆出於伏生禮皆出於高堂生易皆出於商瞿尤無異論春秋出於公羊穀梁經傳純全安得謂爲乖離歆僞爲古文不攻舊說之乖無以見新學之是是時古文之出孔光龔勝師丹公孫祿及諸博士皆不從之故歆又以學者爲不闕疑安其所習毀所不見爲大患皆歆抑眞今崇僞古之微言也

六藝略之作僞略見於此而其大端有五罪爲一顚倒六經之序詩書禮樂易春秋之序孔子手定

孔門舊本自經解莊子史遷無不以詩爲首書次之易後於詩書禮樂而先於春秋靡有異說辨見前而歆以易爲首書次之詩又次之後人無識咸以爲法自是釋文隋志宗之至今以爲定制倒亂孔子六經之序其罪一二西漢以前但有博士之經即秦火不焚之本孔氏世傳不絕之書無闕文亦無異本也歆僞作古文以竄易六藝或增或改諸經皆徧以其僞古經文加於孔子今文經之上加易經本上下二篇而去易經十二篇此歆所增改者也尚書古文經四十六卷經二十九卷上古文

經者歆作也下經者博士傳孔子之經也春秋古經十二篇經十一卷上古經歆偽也下經博士傳孔子之經也論語古二十一篇齊二十二篇魯二十篇論語古歆偽也齊魯論者七十子所傳也孝經古孔氏一篇孝經一篇古孔氏者歆偽定也孝經者博士所傳孔門之舊也以已偽經加孔子眞經上悖謬已極其罪二博士傳孔子學者詩止齊魯韓三家禮止高堂生十七篇樂止制氏春秋止公穀二家歆偽爲毛詩逸禮周官大司樂章及樂記左氏傳於是論議之間斥三家詩取雜說非本

義士禮不備倉等推而致於天子制氏樂僅知其
鏗鏘鼓舞而不能言其義公穀二一家口說失眞詆
之唯恐不至而盛稱其僞作之書後人無識竟爲
所惑孔子眞經微而幾亡僞經盛行其誣毀聖
大罪三六經皆孔子筆削包括天人至尊無並雖
以論語孝經之美王制經解學記莊子史記不以
並稱至於小學尤爲文史之末技更無可與經並
列者歆僞作古文以寫僞經創爲訓詁以易經義
於是以論語孝經列六藝又以僞作之爾雅小爾
雅厠孝經家自是六經微言大義之學亡孔子制

作敎養之文絕自後漢以來訓詁形聲之學徧天下塗塞學者之耳目滅沒大道其罪四六經筆削於孔子禮樂制作於孔子天下皆孔子之學孔子之教也歆思奪之於易則以爲文王作上下篇於周官爾雅以爲周公作舉文王周公者猶許行之託神農墨子之託禹其實爲奪孔子之席計非聖無法大罪五歆作僞經定七略其罪如此不知天下後世猶甘尊信之否乎

論語子謂子夏曰女爲君子儒毋爲小人儒孟子夷子曰儒者之道古之人若保赤子又逃墨必歸

於楊逃楊必歸於儒荀子非十二子篇是子張氏之賤儒也是子夏氏之賤儒也是子游氏之賤儒也而儒效篇發大儒之效尤詳禮記儒行篇魯哀公問於孔子曰夫子之服其儒服歟莊子秋水篇知儒墨之自然而相非則趣操覩矣徐無鬼篇莊子曰然則儒墨楊秉四與夫子爲五墨子公孟篇程子曰非儒何故稱於孔子也韓非子顯學篇世之顯學儒墨也儒之所至孔邱也墨之所至墨翟也故孔墨之後儒分爲八墨離爲三太史談論六家指要夫陰陽儒墨名法道德此務爲治者也見史

記太史公自序史記酷吏傳序儒以文亂法而俠以武犯禁酈生傳沛公不好儒未可以儒上說也諸子傳記所言儒皆如此不能徧舉凡所云儒者皆與異教對舉僅每家擇錄一二耳而言蓋孔子改制後從其學者皆謂之儒故儒者譬孔子之國號如高祖之改國號爲漢太宗有天下之號爲唐藝祖有天下之號爲宋皆與異國人言之至於臣民自言則云皇朝聖朝本朝國朝人自明之不待稱國號也孔子之學秦時已立博士史記秦始皇本紀云非博士官所職敢有藏詩書者悉詣守尉雜燒之則博士以詩書爲職可知賈

山傳祖父祛爲魏時博士則秦魏亦從孔子之教意自子路居衞曾子居魯子貢居齊子張居陳子夏居西河澹臺子羽居楚七十子各散游諸侯大者爲師傅卿相小者友教士大夫雖以七國之無道蓋無不從孔子之教矣老墨後起揭幟與孔子爭而義理精密大勢已成終不能敵而道日尊名日盛故戰國諸子名法農戰蠭涌並興莫不欲奪孔子之席日與孔子爲難高祖入魯以太牢祀孔子亦以其一時教祖因而尊之至於文景雖好黃老博士仍具官待問然諸子之言紛然淆亂孔子

之道雖大行仍與諸教相雜未能別黑白而定一尊猶文王之化行江漢三分有二未大一統也至武帝時董仲舒請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絕勿進丞相田蚡亦好儒術公孫宏請廣厲學官之路立太常博士弟子設甲乙科元帝時郡國徧立校官於是天下仰流百川赴海其歸孔子之學則天下混一諸家息滅無復儒墨之可對言亦無九流之可並立故太史公特爲孔子立世家其賛曰言六藝者折衷於夫子可謂至聖矣於周本紀十二諸侯年表列國世家皆特書孔子卒蓋尊爲

一統其主也其七十子則立仲尼弟子列傳以尊之其後學以孟荀爲大宗亦立傳焉斯眞史遷之高識別裁也太史談之以儒列於六家者談本老學其時未絕異教故以儒與道墨班猶遼夏之人樂與宋並稱夜郎欲與漢比亦其宜耳若史遷即不爾至於向歆之世則天下之受成於孔學者久以六經爲學教出於一既無異論亦無異學凡義理文字書冊莫不統焉歆之編七略也既獨尊六藝爲一略統冠羣書以崇孔子猶編漢書者之尊高祖爲本紀編宋史者之尊藝祖爲本紀矣則七

十子後學者如子思孟子孫卿猶高祖之有文景武昭藝祖之有眞仁英神也不爾亦與七十子同爲宗室諸王也其後學若陸賈賈誼董仲舒之徒則其將相大臣也編書之例與編史之例同則七十子後學者亦宜爲五宗世家蕭曹世家之比宜附於夲紀之後不與外夷列傳班者也屈原之文皆引經藝亦陳良之儔傳仲尼之道者則詩賦家亦古詩之流以太史公書附春秋家後例之亦宜附詩家之末然勿混正統則與兵書數術方技各分爲略附於六經七十子後學記之後如文苑方

術之各立專傳尙無不可唯名法道墨者夲各自爲敎如漢之有匈奴西域宋之有遼夏金元自爲異國不相臣服史家於文苑方術之下立外夷傳俾其事得詳而其體不與中國敵體裁至善也循斯爲例則名法道墨諸家其道不能廢者宜爲異學略附於七略之末如晉書之有載記乃爲合作也今歆編七略以儒與名法道墨並列目爲諸子外於六藝號爲九流是陳壽之三國志崔鴻之十六國春秋蕭方之十國春秋也且儒者孔子之敎名也既獨尊孔子之六經而忽黜其敎號弟子與

衰滅之敎並列則是光武修漢高之實録而乃立漢傳匈奴傳西域傳西南夷傳並列俾文景武昭蕭曹絳灌與冒頓烏孫身毒齊類而並觀高宗修宋藝祖之實録而又立宋傳遼傳夏傳金傳元傳俾眞仁英神趙普曹彬韓琦富弼之倫與耶律德光耶律休哥阿骨打趙元昊成吉斯齊類而並列有是史裁豈不令人發笑哉且九流之中唯道墨與儒顯然爭敎自餘若農家之學則書存無逸詩存七月生民非農而何論語言正名易繫明罰勑法非名法而何典重授時禮貴筮日非陰陽家而何

何若夫爲命之重芻蕘之采則縱橫家小說家何嘗不兼納之其中今乃以之與儒並列而皆以爲出於古先一官之守夫儒家即孔子也七十子後學者即孔子之學也其中如繫辭喪服傳公羊傳之類附經已久七十子之書與孔子不能分爲二學也以七十子之學僅出於司徒之一官足以順陰陽明教化而已則是孔子之教六經之學僅得司徒一官少助教化其他則無補而十家之術雖縱橫小說反覆鄙瑣亦得與孔子之道猶水火之相生而相滅仁義之相反而相成宜各舍短取長

折衷之以備股肱之材不知歆何怨何仇於孔子而痛黜之深如此出之異教之口猶可出於歆家承儒業者豈不大異哉孔子之道範圍天下子思所謂上律天時下襲水土譬如天地之無不持載無不覆幬譬如四時之錯行如日月之代明歆乃公然貶之大書七略以告天下千古謗聖毀賢無如此極非狂禪之呵佛罵祖比也考歆終日作僞未必有甄綜九流之識蓋爲操莽之盜漢非爲金元之滅宋也特自僞周官欲託身爲周公以皋牢一切故兼收諸子以爲不過備我學一官一職之

守困痛抑孔子以爲若而人者亦僅備一官守足助順陰陽明教化而已陽與之實所以奪之者至矣唐人尊周公爲先聖而以孔子爲先師近世會稽章學誠亦謂周公乃爲集大成非孔子也皆中歆之毒者但羣矇謗日終不能以隻手遮天孔子之道自尊也唯自歆列儒家於諸子而敘七十子於其中後世因之自荀勗中經簿錄隋唐經籍藝文志以下至　國朝四庫全書總目莫不從之傳仲尼之正統者僅列九流之一家講小學之僞文者乃爲六經之附庸顚倒悖逆至於此極二千年

中雲霾霧塞如墮深穽未有人變易之者天下倘
有公是邪宜乎爲孔子之學者日衰也傳曰見無
禮於君者如鷹鸇之逐鳥雀今大聲疾呼以當鳴
鼓之攻別采羣書爲七十子後學記以附六經之
後以備孔門之學庶學者知所嚴崇興起而革劉
歆以儒平列九流之逆說其詳見七十子後學記
凡例今不及

歆抑儒家於九流其謬因如此而後之修史者自
班固以下以儒林別立列傳皆囿於歆之邪說夫
史記之立儒林傳蓋武帝以前百數十年間孔子

之學未一統伏生申公之倫皆獨抱遺經經略方新而反側未靖史記紀其行事特揭儒者之號以表異之事之宜也若至武帝厲學官置博士之後孔子之學淹有四海而猶拘拘以儒自表無乃悖乎後漢儒術尤盛將相皆出其中舉朝皆儒別立儒林尤爲無理尤可異者宋史爲尊朱子以儒林道學分爲二傳薄孔子教名而不居別爲異論以易之已如守成之主無故而自更國號矣而近世儀徵阮元更附會以周官師以道得民儒以藝得民之說夫儒者之名始於孔子一統之號臣庶所

尊抑之爲藝而以道專屬於師又以師儒不過我法中繫民之一抑先聖之大道以自尊其瀆亂不驗之術試問非儒何以爲師非道何以爲儒似此出於異教之口已爲可怪歆貶洙泗之國號斥尼山之教術而猶有尊信之者此眞離經畔道之尤者也自漢迄明其立儒林傳皆名不正言不順之大者今並糾於此以正大義焉

新學僞經考卷三下

弟子韓文舉陳千秋初校
弟子林奎梁啓超覆校